

定本 退溪全書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印 刷: 2025年 4月 20日

發 行: 2025年 4月 25日

編 輯 人: 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팀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發 行 人: 朴炳元

發 行 處: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出版登錄: 1989年 12月 15日 第1-987號

住 所: (03073)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29길 25,
명륜빌딩 4층
Tel (02)765-2181~3 Fax (02)741-3478
URL <http://www.toegye.org>
E-mail toegyeh@hanmail.net

製 作 處: 도서출판 동과서
경기 고양시 일산서구 송파로151번길 24
Tel (02)333-7533 Fax (02)6280-2353

ISBN 978-89-85009-96-6 94150

ISBN 978-89-85009-65-2 (세트)

비매품

定本 退溪全書

20

朱子書節要 3

卷15 ~ 卷20

節要0263 ~ 節要0463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 宋載邵

行政 支援: 李重煥, 金銀永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共同研究員: 金彥鍾, 文錫胤, 李俸珪, 李相夏

研究專擔人力: 姜志喜, 金太年, 柳浩珍, 尹璿香, 尹相洙

研究補助員: 朴秀英

20책 校勘 및 標點: 尹璿香

校閱: 李相夏, 文錫胤

* 이 결과물은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한국학진흥사업단의 한국학기초자료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 AKS-2018-CDM-1230002).

目錄

目錄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1
-------------------------	---

節要0263(1501) 答趙子欽【彥肅】	3
節要0264(1502) 答詹子厚	6
節要0265(1503) 答曾泰之【祕】	7
節要0266(1504) 答徐載叔【賡】	8
節要0267(1505) 答葉正則【適】	10
節要0268(1506) 答徐居厚【元德】	13
節要0269(1507) 答方賓王【誼】	14
節要0270(1508) 答陳師德【定】【○俊卿之子】	21
節要0271(1509) 答李周翰	23
節要0272(1510) 答朱飛卿	24
節要0273(1511) 答鄭子上【可學】	25
節要0274(1512) 答林一之【揆】	30
節要0275(1513) 答李堯卿【唐咨】	31
節要0276(1514) 答陳安卿【淳】	33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41
-------------------------	----

節要0277(1601) 答楊仲思【道夫】	47
節要0278(1602) 答謝成之	48
節要0279(1603) 答李子能【元宗】	49

節要0280(1604)	答陳廉夫【俊卿之孫】	50
節要0281(1605)	答陳叔向【葵】	51
節要0282(1606)	答舒提幹	52
節要0283(1607)	答顏子壽【鑄】	53
節要0284(1608)	答李次張	54
節要0285(1609)	答方平叔【銓】	55
節要0286(1610)	答王欽之	57
節要0287(1611)	答胡平一【元衡】	60
節要0288(1612)	答楊志仁【璫】 【○按《大全書》答志仁二書，館本上注名‘璫’，下無注。唐本則上注‘璫’，下註‘復’。今按，《朱子實紀》，“門人有楊復，字志仁，號信齋。長溪人。著《家禮附註》”云，而無楊璫。豈二書皆與復而上一書誤注名璫也歟。況《語類》訓楊志仁語意，有與書中意相似者乎。】	61
節要0289(1613)	答徐子融【昭然】	63
節要0290(1614)	宋深之【之源】 【○三昆季若水之子。若水《墓誌》，見《大全》九十三卷。】	68
節要0291(1615)	答宋容之【之汪】	70
節要0292(1616)	答宋澤之【之潤】 【若水第二子。此在第三者，豈以銘文事當在最後耶。】	71
節要0293(1617)	答陳器之【號潛室。所著書曰《木種集》，行世。】	73
節要0294(1618)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74
節要0295(1619)	答葉味道【賀孫】	77
節要0296(1620)	答徐居甫【寓】	83
節要0297(1621)	答徐志伯【浩】	85
節要0298(1622)	答鄧衛老【綱。問《近思錄》。】	86
節要0299(1623)	答張敬之【顯父】	88
節要0300(1624)	答丁賓臣【碩】	89
節要0301(1625)	答黃嵩老【景申】	91
節要0302(1626)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 【○令裕，名孝恭。】	92

目錄

節要0303(1627) 答林正卿	93
節要0304(1628) 答李巽卿	95
節要0305(1629) 答程次卿	96
節要0306(1630) 答龔伯著	97
節要0307(1631) 答汪叔耕	98
節要0308(1632) 答李元翰	101
節要0309(1633) 答方履之	102
節要0310(1634) 答方若水【壬】	103
節要0311(1635) 答方子實【芹之】	104
節要0312(1636) 答竇文卿【從周】	105
節要0313(1637) 答李公晦【方子. 號果齋.】	108
節要0314(1638) 答李處謙【壯祖. 濱老之子.】	109
節要0315(1639) 答劉履之【砥】	110
節要0316(1640) 答楊子順【履正】	111
節要0317(1641) 答吳仲【玘】【○按《大全》目錄，只作‘吳生 玘’。‘仲’恐是‘生’之誤.】	113
節要0318(1642) 答吳斗南【人傑】	115
節要0319(1643) 答輔漢卿【廣】	118
節要0320(1644) 答陳思誠【景思】	121
節要0321(1645) 答陳衛道【鞏】	122
節要0322(1646) 答陳才卿【文蔚. 上饒人.】	125
節要0323(1647) 答余正叔【大雅】	129
節要0324(1648) 答余方叔【大猷】	132
節要0325(1649) 答趙恭父【師郟】【○《字書》，“‘郟’，居顓切，邑名，又亭名.”】	133
節要0326(1650) 答趙致道【師夏】	135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139

節要0327(1701) 答朱朋孫	145
節要0328(1702) 答周純仁【樸】	146
節要0329(1703) 答周南仲【南】	147
節要0330(1704) 答孟良夫【猷】	149
節要0331(1705) 答許生【中應】	150
節要0332(1706) 答章季思【康】	152
節要0333(1707) 答杜叔高【游】【○金華人】	153
節要0334(1708) 答汪易直	155
節要0335(1709) 答彭子壽【龜年】	156
節要0336(1710) 答折子明	157
節要0337(1711)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158
節要0338(1712) 答曾無疑【三異】【○號雲巢。周益公也。見《壽親養老》書。】	159
節要0339(1713) 答曾擇之【祖道】	164
節要0340(1714) 答度周卿【正】	166
節要0341(1715) 答李誠之【訖】【○訖祖邴，當苗·劉之變，以大義折凶鋒。見《言行錄》。】	167
節要0342(1716) 答徐崇父【僞】【○義為人。諡文清。《宋學士集》謂：“朱門高弟。朱同善 樓大年 葉由庚皆師事之。”】	168
節要0343(1717) 答林叔恭【恪。天台人。】	169
節要0344(1718) 答潘子善【時舉】【○天台人】	170
節要0345(1719) 答林德久【至】	174
節要0346(1720) 答歐陽希遜【謙之】	181
節要0347(1721) 答嚴時亨【世文】	183
節要0348(1722) 答曾光祖【興宗】【○寧都人。篤志爲己之學。自號唯庵。僞學之	

目錄

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孫原一 原卨俱博學工詩。】……	186
節要0349(1723) 答曾景建【極，極上晦庵詩，今見《翰墨全書》。又《詩人玉屑》論景建詩云云。】……	188
節要0350(1724) 答張元德【洽】【○見《宋鑑》朱門高弟列。】……	192
節要0351(1725) 答甘吉甫【節，臨江人。】……	198
節要0352(1726) 答林退思【補】【○永嘉人】……	199
節要0353(1727) 答王晉輔【峴】……	200
節要0354(1728) 答杜仁仲·良仲【《伊洛淵源續錄》，“良仲，諱燁，號南湖。仁仲，諱知仁，號方山。黃巖人。”《實紀》亦云：“知仁，燁之弟。”此先仁仲，後良仲，未知何如。】……	203
節要0355(1729) 答杜仁仲……	204
節要0356(1730) 答杜貫道……	207
節要0357(1731) 答池從周……	208
節要0358(1732) 答明文叔【璟】【○‘明’當作‘胡’。】……	209
節要0359(1733) 答奚仲淵……	210
節要0360(1734) 答黎季忱……	211
節要0361(1735) 答傅敬子……	212
節要0362(1736) 答傅誠子……	213
節要0363(1737) 答高國楹【《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學朱元晦詩〉。】……	214
節要0364(1738) 答常鄭卿……	215
節要0365(1739) 答李晦叔【燁】【南康 建昌人。疑燁之兄。先生答書中有“令弟今在何處”，指燁也。】……	216
節要0366(1740) 答余國秀【宋傑】……	220
節要0367(1741) 答李敬子【燁】【○見《宋鑑》朱門高弟。】·余國秀……	222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諸子目錄【知舊門人問答】……	227

節要0368(1801) 答胡伯量【泳】	230
節要0369(1802) 答李繼善【孝述】	233
節要0370(1803) 答晏亞夫【淵】	236
節要0371(1804) 答郭子從【叔雲】	238
節要0372(1805) 答葉仁父	239
節要0373(1806) 答孫敬甫	241
節要0374(1807) 答孫仁甫【自任】	247
節要0375(1808) 答余正甫	249
節要0376(1809) 答周深父	255
節要0377(1810) 答鞏仲至【豐】	256
節要0378(1811) 答易簡	262
節要0379(1812) 答何倅	263
節要0380(1813) 答江彥謀	264
節要0381(1814) 答吳尉	266
節要0382(1815) 答卓周佐	268
節要0383(1816) 答任行甫	269
節要0384(1817) 答江端伯	271
節要0385(1818) 答趙民表	272
節要0386(1819) 答陳晷	273
節要0387(1820) 答劉朝弼	274
節要0388(1821) 答姚棣	276
節要0389(1822) 答李好古	277
節要0390(1823) 答孫吉甫	278
節要0391(1824) 答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279
節要0392(1825) 答或人	282
節要0393(1826) 答或人	283

目錄

節要0394(1827) 答劉公度【孟容】	288
節要0395(1828) 答或人	290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九 諸子目錄【續集】	291
---------------------------	-----

節要0396(1901) 答黃直卿【幹】	294
節要0397(1902) 答蔡季通【西山先生】	310
節要0398(1903) 答蔡伯靜	323
節要0399(1904) 答蔡仲默	324
節要0400(1905) 答劉晦伯	325
節要0401(1906) 答劉韜仲	326
節要0402(1907) 答呂東萊	327
節要0403(1908) 與田侍郎【子真】	328
節要0404(1909) 與章侍郎【茂獻】	331
節要0405(1910) 答郭察院【邦瑞】	332
節要0406(1911) 答羅參議	333
節要0407(1912) 答羅縣尉【南劍 沙縣人】	336
節要0408(1913) 與趙昌甫【蕃. 號遠泉.】	337
節要0410(1914) 答江隱君【泳】	339
節要0410(1915) 與饒廷老	341
節要0411(1916) 答劉德修【光祖】	342
節要0412(1917) 與方耕道【耒】	343
節要0413(1918) 答儲行之	344
節要0414(1919) 答黃子厚【銖】	347
節要0415(1920) 與劉平父	348
節要0416(1921) 與方伯謨	350
節要0417(1922) 答俞壽翁	351

節要0418(1923) 答余景思	352
節要0419(1924) 答江清卿	353
節要0420(1925) 答毛朋壽	354
節要0421(1926) 答馮奇之【椅】	355
節要0422(1927) 與長子受之【塾字也.】	356
節要0423(1928) 韋齋與祝公書跋	360
節要0424(1929) 答劉韜仲問目	362
節要0425(193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燔之姪.】	363

朱子書節要 卷之二十 諸子目錄【別集 時事出處帖】..... 369

節要0426(2001) 劉共甫【珙】	372
節要0427(2002) 彭子壽【龜年】	376
節要0428(2003) 魏元履【揆之】【○隆興二年十一月，金兵渡淮。言者論湯思退主和誤國竄永州。書所云古藤，指永州，而“小謹何益”，即其事.】	377
節要0429(2004) 向伯元【浯. 鄉林之子.】	378
節要0430(2005) 林井伯【成季】【○慶元元年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十一月，謫死衡州。按《宋史》，汝愚以宗室居餘干。想其罷相後未謫前在家，故稱為餘干耳。前註謂呂子約，誤.】	380
節要0431(2006) 劉德修【光祖】	381
節要0432(2007) 李端甫	384
節要0433(2008) 祝汝玉	385
節要0434(2009) 劉公度【孟容】	386
節要0435(2010) 蔡季通【西山先生】	387
節要0436(2011) 劉智夫【崇之】	388
節要0437(2012) 與長兒書【塾】	390
節要0438(2013) 林擇之【用中】	391

目錄

節要0439(2014) 程允夫【詢】〔○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392
節要0440(2015) 程欽國【後更字允夫.】	394
節要0441(2016) 彭子壽【龜年】	396
節要0442(2017) 孫季和【應時】	398
節要0443(2018) 劉子澄【清之】	400
節要0444(2019) 劉共甫【珙】	403
節要0445(2020) 何叔京【鎬】	405
節要0446(2021) 汪時法【大度】	406
節要0447(2022) 向伯元【浯】〔○薌林居士 子諲之子〕	407
節要0448(2023) 林井伯【成季】	409
節要0449(2024) 趙子欽【彥肅】	411
節要0450(2025) 方耕道【耒】	412
節要0451(2026) 鄭景明【昭先】	413
節要0452(2027) 朱魯叔	414
節要0453(2028) 劉德修【光祖】	415
節要0454(2029) 忠南上人【‘忠’當作‘志’.】	416
節要0455(2030) 西原崔嘉彥【嘉彥， 見〈臥龍庵記〉， 乃山中道人主營庵屋者也.】	417
節要0456(2031) 林師魯	418
節要0457(2032) 林熙之	420
節要0458(2033) 林擇之【用中】	421
節要0459(2034) 黃商伯	433
節要0460(2035) 楊伯起	434
節要0461(203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435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趙子欽〕 《實紀》，“名彥肅。朱子稱其禮圖甚精。”

○《一統志》，“嚴州建德人。留心聖賢之學。進士，寧海軍節推。著《易說》，稱復齋先生。”

〔詹子厚〕

〔曾泰之〕 名祕。溫陵人。漳州龍巖縣丞，營建學舍。先生作〈記〉。

〔徐載叔〕 名廩。

〔葉正則〕¹⁾ 《史》，“名適。永嘉人。登進士。以太常博士，疏論林栗。力扶道學，志意慷慨，以經濟自負。侂冑開邊，力辭草制，然不能諫止，議者歎息。”

〔徐居厚〕 名元德。先生〈答劉韜仲書〉，“欲以建安社倉收支官委居厚。”疑是建安人。

〔方賓王〕 《實紀》，“名誼。”因引先生稱為學親切的當等語。○《一統志》，“本桐廬人，徙居嘉興。”

〔陳師德〕 《實紀》，“名定，守之弟。蔭補，承事。即先生銘其墓。”○丞相俊卿之子，篤志聖賢之學，早

1) 葉正則：[子予] 《一統志》，“雄文奧學，推重當時。官至寶謨閣學士。諡忠定。有《水心滙卷》等書。”

卒。

【李周翰】 見《語錄》。○〈答李伯諫書〉，“周翰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按，書在未見前，《語錄》說在已見後。

【朱飛卿】 見《語類》。

【鄭子上】 《實紀》，“名可學，號持齋。莆田人。官忠州文學。先生謂：‘斯道不絕如絲，惟冀勉勵，以副所望。’著《春秋博議》等書。”○先生嘗警公謂：“颺了甜桃樹，巡山摘醋梨。”見《語類》。

【林一之】 《實紀》，“名揆。”亦見《語類》。

【李堯卿】 《實紀》，“名唐咨。先生稱持循雅飭。”○按，公，漳州人，陳北溪婦翁。

【陳安卿】 《史·道學傳》，“名淳。漳州 龍溪人。先生守漳，遂從學。先生每稱爲吾道得人。性孝友，名播天下，以特奏恩，授泉州 安溪簿。有《四書口義》等書。”○《實紀》，“朱子嘗曰：‘安卿看得道理儘密，諸生未有能及之者。’學者稱北溪先生，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節要0263(1501) (知舊門人問答133-1~4) (卷15:1右) (晦庵集 卷56)

答趙子欽【彥肅】

(知舊門人問答133-1)

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¹⁾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

▶ 趙彥肅：字는 子欽，號는 復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沈酣……之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²⁾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只說得七分”：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知舊門人問答133-2)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知舊門人問答133-3)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

2) 辨：[추가 ‘辨’當作‘辯’.]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彊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133-4)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眞，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尙多彊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洪³⁾，正爲救此病耳。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

3) 洪：《全書》‘弘’

節要0264(1502) (知舊門人問答134) (卷15:3右) (晦庵集 卷56)

答詹子厚

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奠詞，三復悲歎，不能自己。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效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湔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 詹子厚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65(1503) (知舊門人問答135) (卷15:3左) (晦庵集 卷56)

答曾泰之【祕】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

▶ 曾祕：字는 泰之. 溫陵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66(1504) (知舊門人問答136) (卷15:4右) (晦庵集 卷56)

答徐載叔【廣】¹⁾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閭之舉，此意甚壯。示及稿草，詞氣奔放而叙事詳密，病中日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己。蓋愛之者無罪，而

▶ 徐載叔：이름은 廣,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前日江東”：先生嘗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識其趣”：此句上下，疑有闕誤。】

節要0267(1505) (知舊門人問答137-1~2) (卷15:5右) (晦庵集 卷56)

答葉正則【適】

(知舊門人問答137-1)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知舊門人問答137-2)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皆¹⁾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

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彊作撐柱²⁾，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瓊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個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

► 葉適：1150~1223. 字는 正則, 號는 水心. 永嘉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皆：[두주 ‘皆’, 唐本作‘能’.]이 있다；《全書》‘能’

2) 柱：海州本·《全書》‘拄’.

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節要0268(1506) (知舊門人問答138) (卷15:7右) (晦庵集 卷56)

答徐居厚【元德】¹⁾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 徐元德：字는 居厚。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69(1507) (知舊門人問答139-1~13) (卷15:7左) (晦庵集 卷56)

答方賓王【誼】

(知舊門人問答139-1)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¹⁾歲又得以州縣小吏趨走莫²⁾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有以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窮³⁾僻，病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間亦未嘗不詢扣動靜而鄉往不忘也。屬者入都，不能半月而匆匆以去，乃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即日極暑，尊候萬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近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

▶ 方誼：字는 賓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蚤：海州本 ‘早’

2) 莫：[두주 ‘莫’, 唐本作‘幕’. 《韻會》, “‘幕’{通}作‘莫’.”]이 있다；《全書》 ‘幕’

3) 窮：《全書》 ‘衰’

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知舊門人問答139-2)

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⁴⁾，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耳。

(知舊門人問答139-3)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沖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4) 時：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139-4)

所論“仁”字，大概近之。而以發生流動之端緒爲仁，則是孟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所謂陽氣發處，皆指情而言之，不得爲仁之體矣。又所謂事物之理皆具於流動之端，然後見義之名所以立，而體用所以兼備，此語亦似微有義外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

(知舊門人問答139-5)

前書所喻，思索皆甚精密，不敢草草奉報。嘗徧以示諸來學者，使各以意條析之。近方略爲刊訂，欲因婺女使人轉以寄呈。而臨行適病，不能料理簡書，令人撿⁵⁾尋，不復可得。方以爲撓，而後問適至，欲追思錄寄，而心氣衰弱，如墮渺茫，不復可得。今姑據所見，略具別紙，有所未安，却望報及。

(知舊門人問答139-6)

5) 撿：[두주 ‘撿’, 唐本作‘檢’.]이 있다; 海州本·《全書》‘檢’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於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郛郭也。”以此考之，所論之得失可見矣。

(知舊門人問答139-7)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⁶⁾，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斲作弄，做元⁷⁾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斲”：音向，負荷也。〕

6) 體驗之實：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元：[두주 ‘元’，唐本作‘天’.]이 있다；《全書》‘天’

(知舊門人問答139-8)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爲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知舊門人問答139-9)

閒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知舊門人問答139-10)

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尙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能忘也。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知舊門人問答139-11)

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周·高二君，恨未之識。近覺朋友未說見得如何，且是做功夫未入腔窠，所以茫茫然終日無進步處，非但新學小生爲然也。

(知舊門人問答139-12)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⁸⁾之禍遂及吾黨耳。『“咄咄”：驚怪聲。』

(知舊門人問答139-13)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

8) 坑焚：海州本‘焚坑’

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節要0270(1508) (知舊門人問答140-1~2) (卷15:12右) (晦庵集 卷56)

答陳師德【定】 【○俊卿之子】

(知舊門人問答140-1)

熹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¹⁾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³⁾，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⁴⁾。不然，則雖廣

▶ 陳定：1150~1174. 字는 師德.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整衣冠齊容貌：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讀書……而已：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善學者，非知言者也”：伊川《易傳·序》中語。】

(知舊門人問答140-2)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況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3) 從容……之實：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漸見意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71(1509) (知舊門人問答141) (卷15:13左) (晦庵集 卷56)

答李周翰

熹跼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歲適滿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茲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是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爲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面論，臨書浩歎。

► 李周翰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72(1510) (知舊門人問答142) (卷15:14右) (晦庵集 卷56)

答朱飛卿

持敬，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¹⁾矣。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 朱飛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生病：海州本 ‘病生’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節要0273(1511) (知舊門人問答143-1~10) (卷15:14左) (晦庵集 卷56)

答鄭子上【可學】

(知舊門人問答143-1)

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逕，進進不已耳。

(知舊門人問答143-2)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知舊門人問答143-3)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爲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知舊門人問答143-4)

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略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個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守著此個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漶，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諛淫邪遁之詞，而非所以爲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爲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上以爲如何？

(知舊門人問答143-5)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知舊門人問答143-6)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卽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

(知舊門人問答143-7)

理¹⁾有動靜，故氣²⁾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氣不可謂之性命³⁾，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

▶ 鄭可學：1152~1212. 字는 子上, 號는 持齋. 莆田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0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性命：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知舊門人問答143-8)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子上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於己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爲佳。

(知舊門人問答143-9)

近修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熹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人⁴⁾虛。蓋火色如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五

想彼自不敢來，此⁵⁾亦不敢願其來也。閒中看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知舊門人問答143-10)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閒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便⁶⁾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晤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4) 人：[두주 ‘人’, 唐本作‘久’]가 있다 ; 《全書》 ‘久’

5) 此：《全書》 ‘自’[교감기 ‘自’, 原作‘此’, 據浙本改.]

6) 便：[두주 ‘便’, 唐本作‘但’.]가 있다. ; 《全書》 ‘但’

節要0274(1512) (知舊門人問答144) (卷15:18右) (晦庵集 卷57)

答林一之【揆】

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爲此章不雜其他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凡有”：之‘有’，士敬疑當作‘看’。】

▶ 林一之：이름은 揆.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75(1513) (知舊門人問答145-1~3) (卷15:18左) (晦庵集 卷57)

答李堯卿【唐咨】

(知舊門人問答145-1)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爲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爲吾道得此人也。

【“安卿”：陳淳。先生知章州時，安卿以州人始受學。】

(知舊門人問答145-2)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知舊門人問答145-3)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

▶ 李唐咨：字는 堯卿. 陳淳의 丈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家先龕子。妄意按溫公《書儀》立牌子，一句¹⁾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趺，考用紫囊，妣用緋囊，共用一木匣²⁾，從上罩下至趺。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請。家中所設之主，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³⁾祭執事。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當⁴⁾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1) 一句：《全書》에는 없다.

2) 共用一木匣：《全書》에는 앞에 ‘考妣’가 있다.

3) 某皆預：《全書》에는 뒤에 ‘部’가 있다.

4) 當：《全書》에는 앞에 ‘遇’가 있다.

節要0276(1514) (知舊門人問答146-1~3) (卷15:19左) (晦庵集 卷57)

答陳安卿【淳】¹⁾

(知舊門人問答146-1)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能翫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辨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²⁾，徹始

▶ 陳淳：1159~1223. 字는 安卿.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1에 실려 있다.

1) 淳：海州本 ‘淳. 漳州人. 先生知州, 始從受學.’

2) 聖人：《全書》에는 뒤에 ‘生知安行’이 있다.

徹終，渾是如此，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昨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爲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問伯夷·叔齊。

以³⁾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⁴⁾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喜怒迭至，固有輕重，然皆⁵⁾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思之，心本是個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⁶⁾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

3) 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則：海州本에는 없다.

5) 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6) 故：《全書》에는 뒤에 ‘謂之’가 있다.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個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爲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安卿因此答而有再問，書論此理，極備。見《性理大全·心門》。今不收。】

(知舊門人問答146-2)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

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⁷⁾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⁸⁾，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

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知舊門人問答146-3)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斂然終守臣節，卽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食肉不食馬肝”：漢景帝時，齊人轅固與黃生爭論。

7) 大：《全書》‘太’

8) 力量……了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漢書·郊祀志》，“武帝時，邳支國貢馬肝石。其國人惟餌此石，如馬肝色。和九轉丹，一粒，長年不飢，拭，白髮皆黑。”○《治平要覽》註，“走馬肝，食之殺人。”⁹⁾]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是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個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

9) 漢書郊祀志……走馬肝食之殺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¹⁰⁾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¹¹⁾動必¹²⁾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¹³⁾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¹⁴⁾仁，在物則當¹⁵⁾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

10) 自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1) 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2) 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3) 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4) 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5) 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默會矣。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¹⁶⁾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¹⁷⁾言之否？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問心說。〔見《性理大全》。文多，不錄於此。〕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泳¹⁸⁾，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16) 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7) 同一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8) 泳：《全書》‘養’[교감기 ‘養’，浙本作‘泳’.]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楊仲思〕 《實紀》，“名道夫. 浦城人. 有《語錄》. 子若海亦有所錄.” ○《語類》，“建寧人.”

〔謝成之〕

〔李子能〕¹⁾ 《實紀》，“名克宗. 泉州南安人.” ○按《大全書》，‘克’作‘元’，今從《實紀》，作‘克’.

〔陳廉夫〕 《實紀》，“名址. 莆田人. 恩補，監南安鹽稅. 朱子誌其墳，稱其厚重明敏.” ○丞相俊卿之孫.

〔陳叔向〕 名葵. 處州人. 南宗司教官. 先生云：“其學似陸子靜.” 見〈答陸子澄書〉.

〔舒提幹〕 名璘，字元質. 一字元賓. 奉化人. 初從南軒，又從象山先生. 與東萊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 第進士，爲江西運幹，終通判宜州. 篤實不欺. 謚文靖.

〔顏子壽〕 名鑄.

〔李次張〕

〔方平叔〕 名銓.

〔王欽之〕

1) 李子能：[두주 唐本作‘元宗’.]이 있고, 全州本에는 [두주 唐本作‘元宗’.]이 있다.

【胡平一】名元衡。

【楊志仁】《實紀》，“名復，號信齋。福寧州長溪人。著《家禮》·《雜說》等書。”○《一統志》，“受業文公，與黃直卿相友善”云。

【徐子融】《實紀》，“只稱子融。云鉛山人。朱子稱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全》，“名昭然。”

【宋深之】《實紀》，“名之源。雙流人。弟之潤·之汪，朱子稱其昆仲，嗜學而有文。”○按，公父若水先生誌其墓云：“爲湖南提刑，復石鼓書院。”

【宋容之】見上。卽‘之汪’。

【宋澤之】見上。卽‘之潤’。○按，之潤當次二，而《大全書》居三者，豈不以銘文事當在最後耶？

【陳器之】《實紀》，“名埴。永嘉人。號潛室。著《木鐘集》。”○《一統志》，“與兄增·弟止善，俱登第。人號所居爲森桂坊公。授通直郎。”

【葉味道】《史傳》，“名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從學武夷山中。學禁開，登第，終祕書著作佐郎。著《四書說》等書，有《語錄》。學者稱西山先生。”○《實紀》，“括蒼人。居永嘉。諡文清。”²⁾按《一統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賀

孫。”蓋一人誤析爲二也。

〔徐居甫〕 《實紀》，“名寓，永嘉人。先生稱務學求師，志尙堅確。著《中庸說》，有《語錄》。”○《翰墨全書》有〈陳北溪送徐楊二友序〉，徐卽公也。

〔徐志伯〕 名造。

〔鄧衛老〕 《實紀》，“名綱，將樂人。”

〔張敬之〕 《實紀》，“名顯父，有《孟子問答》”

〔丁賓臣〕 名碩。

〔黃嵩老〕 名景申。見《語錄》。

〔黃令裕〕 《實紀》，“名孝恭，邵武人。”

〔林正卿〕 《實紀》，“名學蒙，福州永福人。道南書院堂長。有《梅塢集》及《語錄》。”○《語類》，“三山人。”

〔李巽卿〕

〔程次卿〕 《實紀》，“名永奇，號格齋。先之之³⁾子。有《經書疑義》等書。”

〔龔伯著〕

〔汪叔耕〕 《實紀》，“名莘，號方壺，休寧人。有

2) 清：[두주 ‘清’, ‘修’字之誤.]가 있다.

3) 程次卿：[두주 一‘之’字, 《實紀》無. 程先, 休寧人. 號東隱.]이 있다.

《柳唐集》.”

〔李元翰〕

〔方履之〕 《實紀》, “名大壯, 號履齋. 邵武⁴⁾人.”

〔方若水〕 《實紀》, “名壬, 莆田人. 登第, 寧卿縣令. 朱子守漳, 辟公主學事.” ○道輔之後, 嘗爲長泰主簿. 見先生〈跋伊川與道輔帖〉.

〔方子實〕 名芹之.

〔竇文卿〕 《實紀》, “名從周, 丹陽人. 有《語錄》”
○《一統志》, “志尙冲雅. 年五十, 偕弟澄往建陽, 從朱子學. 及歸, 築室講道, 專以爲己之學首倡云云.”

〔李公晦〕 見二卷.

〔李處謙〕 《實紀》, “名壯祖. 閔祖之弟. 辛未進士, 調閩清尉.” ○《一統志》, “眞德秀薦稱爲人物典刑.” ○閔祖, 見上.

〔劉履之〕 《實紀》, “名砥, 號存庵. 長樂人. 先生嘗曰: ‘砥及其弟礪, 更歷變故, 志尙彌⁵⁾堅, 居家孝友, 臨事謹畏.’ 有《語錄》及《編王朝禮》等書.”

〔楊子順〕 《實紀》, “名履正. 朱子稱其細密.”

4) 邵武: [두주 ‘邵武’, 《實紀》作‘莆田’.]이 있다.

5) 彌: [두주 ‘彌’, 《實紀》作‘愈’.]가 있다.

《吳仲》玼。○‘玼’，與‘蟪’同，蒲眠切，又符人切，斑珠也。

《吳斗南》⁶⁾ 名人傑。

《輔漢卿》 《實紀》，“名廣，號潛庵。慶源府人。居崇德。著《五經註釋》等書。”○《一統志》，“僞禁下爲動，先生深器重之。嘉定間，仕至祠官。歸隱語溪，扁其堂曰傳貽。”

《陳思誠》 名景思。

《陳衛道》 名翬。禪學。

《陳才卿⁷⁾》 《實紀》，“名文蔚，號克齋。信州上饒人。端平中，詔補迪功郎。朱子稱其功夫精進。有《語錄》。”○《一統志》，“講學鉛山，著書自樂得師旨趣，清風雅操，爲世所敬。卒，祠于學。”

《余正叔》 《實紀》，“名大雅。上饒人，一云劍州順昌人。朱子深與其進。有《語錄》。”

《余方叔》 《實紀》，“名大猷。大雅之弟。朱子稱看道理儘穩實。”

《趙恭父》⁸⁾ 《實紀》，“名師郛。天台人。”○《台寓

6) 吳斗南：[두주 平江 崑山人. 著《易圖說》.]이 있다.

7) 陳才卿：[두주 與《一統志》小異.]가 있다.

8) 趙恭父：[두주 《台寓錄》，“臨海人.”]이 있다.

錄》, “進士, 終嘉興通判.”

【趙致道】名師夏. 勉齋撰先生〈行狀〉, “公爲先生孫女婿, 主管雲臺觀.” ○《一統志》, “知南康軍, 多善政.” ○《台寓錄》, “號遠恭. 幾道弟. 進士, 終通⁹⁾奉大夫.”

9) 通 : [두주 ‘通’, 《台寓錄》作‘朝’.]이 있다. 今按: 全州本에는 이 두주가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節要0277(1601) (知舊門人問答147-1~2) (卷16:1右) (晦庵集 卷58)

答楊仲思 〔道夫〕

(知舊門人問答148-1)

云“無思無慮之時，每加提省”，此亦非是。所謂敬者，只是要專一耳，初不偏在靜處也。又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爲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漳州陳安卿書來，甚長進，不易得也。

(知舊門人問答148-2)

所論“仁”字，大意得之，更宜子細就此玩味，庶幾漸次簡潔分明。仍就實¹⁾處加功，勿令間斷，乃實爲己物耳。不然，辨析雖精，無益於得也。

▶ 楊道夫：字는 仲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實：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278(1602) (知舊門人問答148) (卷16:1左) (晦庵集 卷58)

答謝成之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況身外之悠悠，又可復置胸中耶？所恨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黷闇，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

▶ 謝誠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節要0279(1603) (知舊門人問答149) (卷16:1左) (晦庵集 卷58)

答李子能【元宗】¹⁾

累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

▶ 李元宗(李克宗)：字는 子能. 泉州 南安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元宗：[두주 ‘元’, 唐本作‘元’]이 있다；《全書》‘元宗’.

節要0280(1604) (知舊門人問答150) (卷16:2右) (晦庵集 卷58)

答陳廉夫 〔俊卿之孫〕

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個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¹⁾，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²⁾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³⁾，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⁴⁾，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⁵⁾可受鉗錘，未必能眞有益也。〔“鉗”：音箝，以鐵有所却束也。

“錘”：上聲，鍛器也。《莊子》，“鑪錘之間。”〕

▶ 陳址：字는 廉夫. 莆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 1) 用力：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 2) 疑：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 3) 用力：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 4) 時節：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 5) 積累憑藉之資：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81(1605) (知舊門人問答151) (卷16:2左) (晦庵集 卷58)

答陳叔向【葵】

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 陳葵：字는 叔向. 處州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82(1606) (知舊門人問答152) (卷16:3右) (晦庵集 卷58)

答舒提幹¹⁾

示喻兩條，深荷發藥。偶奉祠已得請，姑爲辟色辟言之計。蕃·固之禍，恐亦正坐不能知難而退耳。

▶ 徐璘：字는 元質，諡號는 文靖.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83(1607) (知舊門人問答153) (卷16:3右) (晦庵集 卷58)

答顏子壽【鑄】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具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¹⁾至於行道濟時·用舍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熹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爲卒陷溺也。

▶ 顏鑄：字는 子壽.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固不求……於必同：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284(1608) (知舊門人問答154) (卷16:3左) (晦庵集 卷58)

答李次張

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功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据¹⁾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 李次張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据：《全書》‘據’

節要0285(1609) (知舊門人問答155) (卷16:4右) (晦庵集 卷58)

答方平叔【銓】

伏承遠貽書笥，禮意甚勤，而所以教誨責望之者甚至，熹愚不肖，懼不足以當也。顧獨惟念自省事來，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爲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認認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¹⁾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

▶ 方銓：字는 平叔.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芸：《全書》‘耘’

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間矣。〔“認”：思理切，思之意也。〕

節要0286(1610) (知舊門人問答156-1~3) (卷16:4左) (晦庵集 卷58)

答王欽之

(知舊門人問答156-1)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¹⁾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²⁾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³⁾”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 王欽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 1) 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 2) 之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 3) 不可……所歸：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156-2)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個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浼聞。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⁴⁾”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功夫耶？

(知舊門人問答156-3)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

4) 死而後已：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⁵⁾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5) 舍：海州本·《全書》‘捨’

節要0287(1611) (知舊門人問答157) (卷16:6左) (晦庵集 卷58)

答胡平一【元衡】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移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己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若夫所謂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

▶ 胡元衡：字는 平一.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88(1612) (知舊門人問答158) (卷16:7右) (晦庵集 卷58)

答楊志仁¹⁾【璫】『○按《大全書》答志仁二書，館本上注名‘璫’，下無注。唐本則上注‘璫’，下註‘復’。今按，《朱子實紀》，“門人有楊復，字志仁，號信齋，長溪人。著《家禮附註》”云，而無楊璫。豈二書皆與復而上一書誤注名璫也歟。況《語類》訓楊志仁語意，有與書中意相似者乎。』

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喜甚慰。固知他人不能如此著實用工，但此亦是²⁾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³⁾他真個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個，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

▶ 楊復：字는 志仁，號는 信齋，福寧州 長溪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楊志仁：[두주 唐板二本，並無‘下註復’者，只一本有之，而上註‘璫’處，又脫‘楊志’二字，可更詳之.]가 있다. 今按：〈諸子目錄〉에서는 《實紀》에 의거하여 楊志仁의 이름을 ‘復’이라 하였다. 하지만 《大全》 본문의 細注에는 ‘璫’로 되어 있어 문제가 된다. 《節要》의 細注는 그 둘을 동일인으로 추정하여 설명한 것이고, 여기 頭註는 《節要》 細注의 설명에 대해 검토하는 내용이다. 《朱熹大辭典》에는 ‘楊復’을 표제어로 삼고, 설명에서 ‘一名璫’라 하여 동일인으로 보았다.

2) 是：《全書》에는 뒤에 ‘且’가 있다.

3) 交：海州本에는 [주목추기 ‘交’·‘教’通, 습也.]가 있다.

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至德之論，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爲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⁴⁾未及，卽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略一審玩，便自見得也。〔“尤當疑駭”：‘尤’當作‘尢’。與‘猶’通。〕

4) 信：《全書》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節要0289(1613) (知舊門人問答159-1~4) (卷16:8右) (晦庵集 卷58)

答徐子融【昭然】

(知舊門人問答159-1)

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以自信，不爲高談虛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曾參多一唯¹⁾”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只此一“唯”尙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多一唯”：詩，“多言謾聒他人耳，行事無非往聖書，可惜曾參多一唯，不如回也只如愚。”作者名氏，考《聯珠詩格》。】

(知舊門人問答159-2)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

▶ 徐昭然：字는 子融，鉛山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曾參多一唯：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向來所論鷄抱卵事，才卿便取僧言以爲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同之實，固爲疏略，而子融力攻其失，乃不於此著眼，而支離蔓衍，但言鷄不合抱卵，而不知檢²⁾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予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間數爲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眉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有北門之辨。至於詞³⁾氣俱厲，殊駭觀聽。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爲不勝己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檢點”：‘檢’當从‘手’。】

(知舊門人問答159-3)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2) 檢：[두주 ‘檢’, 唐本从‘手’.]가 있다.

3) 詞：海州本 ‘辭’

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唯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

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人陰⁴⁾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熹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闕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當初方叔問性於先生，先生答之，而方叔又與子融辨難，子融來質之，故及方叔。“人陰爲土”：‘陰’，音蔭，瘞藏也。《禮記》，“人陰爲土。”】

(知舊門人問答159-4)

熹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午節後方能強⁵⁾起，比前一二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

4) 陰：海州本에는 [주목추가 ‘陰’，瘞藏也. 語見《禮記》.]가 있다.

5) 強：海州本 ‘疆’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有朋友十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穎悟懇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負所以來之意。但恨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觀而善耳。『所論方叔之說，大概已是。但其末云“性有昏明”，則又將性作知覺者矣。』

節要0290(1614) (知舊門人問答160-1~3) (卷16:12右) (晦庵集 卷58)

答宋深之【之源】 『○三昆季若水之子。若水〈墓誌〉，見《大全》¹⁾九十三卷.』

(知舊門人問答160-1)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²⁾，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知舊門人問答160-2)

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喻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徼幸躡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

▶ 宋之源：字는 深之. 雙流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大全：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熟讀精思潛心玩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知舊門人問答160-3)

示喻爲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爲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節要0291(1615) (知舊門人問答161) (卷16:13右) (晦庵集 卷58)

答宋容之【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 宋之汪：字는 容之. 宋深之의 동생.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92(1616) (知舊門人問答162) (卷16:14右) (晦庵集 卷58)

答宋澤之 〔之潤. 若水第二子. 此在第三者, 豈以銘文事當在最後耶.〕

先丈郎中已遂窀穸之奉, 昆仲越數千里而來求銘, 再遣使而後得達, 此意已不可孤, 向後因循, 未必得償此諾, 則何以見先丈於地下? 遂留來人, 亟爲草定, 繕寫封內. 〔云云〕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 最是先學作文干祿, 使心不寧靜, 不暇深究義理, 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 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 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 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 而祇以重爲此心之害. 要須反此, 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 向者蓋亦屢嘗相爲道此, 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 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爲功夫·聲名利祿爲歸趣.¹⁾ 今以所述事狀觀之, 亦可驗其不誣矣. 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爲不繆²⁾, 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³⁾, 暫置其所已學者, 勿

▶ 宋之潤: 字는 澤之. 宋深之의 동생.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趣: 《全書》‘極’

2) 繆: 《全書》‘謬’

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⁴⁾

3) 收合思慮完養精神：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決擇而修持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節要0293(1617) (知舊門人問答163) (卷16:15右) (晦庵集 卷58)

答陳器之 〔號潛室。所著書曰《木種集》，行世。〕

中之爲義，固非專爲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 陳埴：字는 器之, 號는 潛室·木鐘.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94(1618) (知舊門人問答164) (卷16:15右) (晦庵集 卷58)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蠡¹⁾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²⁾・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

▶ 陳植：字는 器之，號는 潛室・木鐘.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蠡：《全書》‘蜂’

2) 秤：海州本에는 [추가 《韻會》‘稱’或作‘秤’.]이 있다.

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³⁾ 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⁴⁾ 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3) 是個對立底關鍵：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貫實通乎四者之中：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⁵⁾，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 脗⁶⁾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端緒之發”：‘緒’，元本作‘的’，恐非是。〕

5) 智有……義焉：海州本에 백권이 있으며, [주목추가 ‘焉’, 唐本作‘然’.]가 있다.

6) 脗：《全書》‘吻’

節要0295(1619) (知舊門人問答165-1~3) (卷16:17左) (晦庵集 卷58)

答葉味道【賀孫】¹⁾

(知舊門人問答165-1)

所喻既祔之後主不當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爲只是注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据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爲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荊”之語。今偶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更考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則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云“更釁其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夾室，

► 葉味道(葉賀孫)：1167~1237. 字는 知道. 温州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賀孫：《全書》‘賀’.

然後可以壞斃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壞斃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禰。”】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速。《禮志》所謂斃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所謂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疑左氏此²⁾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當詳考。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爲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而³⁾群室皆遷，而新死者

2) 此：《全書》‘所’[교감기 ‘所’，閩本·浙本·天順本均作‘此’.]

當入于其禭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爲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禭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遞遷下‘而’字”：《家禮》作‘則’，當從之。』

(知舊門人問答165-2)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嚮⁴⁾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

《禮》既無文，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

3) 而：海州本에는 [추가 ‘遷而’之‘而’，《家禮》作‘則’，當從.]이 있다.

4) 嚮：《全書》‘向’

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安在？

《禮》既無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本”：或云“當作‘奔’”，是也。】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途之禮行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⁵⁾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

其祖姑也。】今賀有姑，其夫家⁶⁾，反歸父母家。既耆耄，他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爲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主喪”：謂主姑姊妹之喪也。“其夫家”：上疑有脫誤。】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女子適人，爲父母服期。傳云：“不貳斬也。”賤婦喪母，遂於既葬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賀雖令反⁷⁾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又如之何？

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哉”之誚也。

(知舊門人問答165-3)

5) 附：[두주 ‘附’，唐本作‘祔’.]가 있다；《全書》‘附’

6) 家：[두주 唐本，‘家’下空一字，今館本作‘出’.]이 있다；《全書》‘家□’[교감주 缺字，同治本作‘亡’]

7) 反：海州本‘及’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爲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尙留此，志尙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節要0296(1620) (知舊門人問答166) (卷16:22右) (晦庵集 卷58)

答徐居甫 〔寓〕

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無後，遂立異姓爲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爲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其祭而已。今異姓爲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乃欲以爲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

立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弔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弔之時不飲酒食肉，弔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疏，但則¹⁾少變平日，

▶ 徐寓：字는 居甫，永嘉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則：[두주 ‘則’，今館本作‘須’.]가 있다.

以存古意可也。〔“但則”：‘則’字誤。〕

有服，則不但弔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節要0297(1621) (知舊門人問答167) (卷16:23右) (晦庵集 卷58)

答徐志伯【浩】

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

▶ 徐浩：字는 志伯.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298(1622) (知舊門人問答168) (卷16:23左) (晦庵集 卷58)

答鄧衛老【綱. 問《近思錄》.1)】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2)

“直上”者，不爲物慾所累而倒東來西之謂也。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綱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

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叙。綱謂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

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

▶ 鄧綱：字는 衛老. 將樂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問近思錄：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此：海州本에는 [소주 以下至究竟也. 皆問《近思錄》.]이 있다.

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學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節要0299(1623) (知舊門人問答169-1~2) (卷16:24左) (晦庵集 卷58)

答張敬之【顯父】

(知舊門人問答169-1)

頃蒙見教云，往者同安因聞鍾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

當時所說聞鍾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鍾之一聲未息，而吾之心已屢變矣。

(知舊門人問答169-2)

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語之力也。

▶ 張顯父(張顯子)：字는 敬之. 永嘉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00(1624) (知舊門人問答170) (卷16:25右) (晦庵集 卷58)

答丁賓臣【碩】

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則又不過¹⁾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熹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爲然，繼此見問，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²⁾必有非愚昧所及知者，幸寬其咎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惠況³⁾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⁴⁾，少見微意。布

▶ 丁碩：字는 賓臣.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不過：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蘊：海州本·《全書》‘蘊’

3) 況：[두주 ‘況’, 唐本同. 《韻會》, “‘況’通作‘況’.”.]이 있다；海州本 ‘況’

4) 瓶：全州本에는 [두주 ‘瓶’疑當作‘餅’.]이 있다.

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却之，非獨於左右爲然也。

節要0301(1625) (知舊門人問答171) (卷16:25左) (晦庵集 卷58)

答黃嵩老 〔景申〕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嬾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 黃景申：字는 嵩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02(1626) (知舊門人問答172) (卷16:26右) (晦庵集 卷58)

答黃令裕【一作‘黃敬之’.¹⁾】¹⁾【○令裕，名孝恭.】

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眞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 黃孝恭：字는 令裕. 邵武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一作黃敬之：《全書》에는 없고, [교감기 按題下底本原注云, “一作黃敬之.” 下一書題下同.]이 있다.

節要0303(1627) (知舊門人問答173-1~3) (卷16:26右) (晦庵集 卷59)

答林正卿

(知舊門人問答173-1)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驚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渠”：指季通】

(知舊門人問答173-2)

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¹⁾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

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書，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知舊門人問答173-3)

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²⁾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 林學蒙：字는 正卿.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庶幾：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弘：海州本 ‘洪’[주목추가 ‘弘’]

節要0304(1628) (知舊門人問答174) (卷16:27左) (晦庵集 卷59)

答李巽卿

所喻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却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閒計度也。

► 李巽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05(1629) (知舊門人問答175) (卷16:28右) (晦庵集 卷59)

答程次卿

示喻存心之說，此固爲學之本，然來喻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 程永奇：字는 次卿，號는 格齋，程先의 아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06(1630) (知舊門人問答176) (卷16:28右) (晦庵集 卷59)

答龔伯著¹⁾

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²⁾，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 龔伯著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答龔伯著：《全書》‘答龔伯善’[교감주 ‘善’, 閩本·浙本·天順本均作‘著’.]

2) 道義在我：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07(1631) (知舊門人問答177-1~2) (卷16:28左) (晦庵集 卷59)

答汪叔耕

(知舊門人問答177-1)

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

(知舊門人問答177-2)

▶ 汪莘：字는 叔耕, 號는 方壺. 休寧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來書所論向來爲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羹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不唯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¹⁾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

1) 易：海州本에는 [주목추가 ‘易’如字.]가 있다.

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²⁾

2) 不待……間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308(1632) (知舊門人問答178) (卷16:30左) (晦庵集 卷59)

答李元翰

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纔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¹⁾，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²⁾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³⁾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⁴⁾

▶ 李元翰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克己復禮：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此：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識：海州本에는 [주목추기 ‘識’如字.]가 있다.

4) 方有下手立脚處爾：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309(1633) (知舊門人問答179) (卷16:31右) (晦庵集 卷59)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逖聞高風，第劇歎尙。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却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舊間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也。

▶ 方大壯：字는 履之, 號는 履齋, 邵武人 혹은 莆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10(1634) (知舊門人問答180) (卷16:31左) (晦庵集 卷59)

答方若水【壬】

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銜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 方壬：字는 若水. 莆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11(1635) (知舊門人問答181) (卷16:32右) (晦庵集 卷59)

答方子實【芹之】

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¹⁾，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驚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 方芹之：字는 子實.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惰：《全書》‘墮’

節要0312(1636) (知舊門人問答182-1~4) (卷16:32左) (晦庵集 卷59)

答竇文卿 〔從周〕

(知舊門人問答182-1)

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已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得力處。吾輩觀此，眞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 竇從周：字는 文卿. 丹陽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182-2)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知舊門人問答182-3)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知舊門人問答182-4)

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

恐不當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

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

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己者。”則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可也。【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右問²⁾子之所生母死，題主何稱，祭於何所。』

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爲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此問妾母世祭，其孫何稱。』

2) 右問：海州本‘右一段問’

節要0313(1637) (知舊門人問答183-1~2) (卷16:34右) (晦庵集 卷59)

答李公晦 〔方子. 號果齋.〕

(知舊門人問答183-1)

所喻數條, “謀道”一章, 若取舊說, 則二語爲複出矣. 兼又有以學求祿之嫌, 恐不若今文協而義精也. 至之一族, 被擾非常, 極可念. 渠近日講論儘精細, 但前日忿不思難, 生此事端, 累及無辜, 爲可恨耳.

(知舊門人問答183-2)

所喻四說, 往歲在彼固皆¹⁾聞之, 只是欠却明理, 一²⁾說如東坡所謂“不以火點終不明耳”.

▶ 李方子：字는 公晦, 號는 果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固皆：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一：《全書》‘其’

節要0314(1638) (知舊門人問答184) (卷16:34左) (晦庵集 卷59)

答李處謙 〔壯祖. 濱老之子.〕

大抵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¹⁾心，便是能去之²⁾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³⁾而必求妙解⁴⁾也。

▶ 李壯祖：字는 處謙. 李閔助의 동생.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則卽此欲去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便是能去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拙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妙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315(1639) (知舊門人問答185) (卷16:34左) (晦庵集 卷59)

答劉履之 〔砥〕

衰朽益甚，思與朋友反復講論，而外事紛擾，不能如願。如履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爲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著力，雖自親師友，亦須自做功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個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 劉砥：字는 履之，號는 存菴，長樂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16(1640) (知舊門人問答186-1~2) (卷16:35右) (晦庵集 卷59)

答楊子順【履正】

(知舊門人問答186-1)

示喻具悉。古人之學¹⁾雖不傳於天下，而道²⁾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 楊履正：字는 子順.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道：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賢者本自會說，說得相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知舊門人問答186-2)

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至於書中所說，則悞³⁾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悞忿”：‘悞’，縈緣切，忿也。魯仲連曰：“棄忿悞之節。”』

3) 悞：海州本·《全書》‘狷’

節要0317(1641) (知舊門人問答187) (卷16:36左) (晦庵集 卷59)

答吳仲¹⁾【玘】〔○按《大全》目錄，只作‘吳生玘’。‘仲’恐是‘生’之誤。〕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²⁾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³⁾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

► 吳玘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吳仲：《全書》‘吳仲玘’[교감기 ‘玘’字原脫, 《考亭淵源錄初稿》卷一一·《宋元學案補遺》卷六九補.]

2) 言之：全州本에는 [두주 ‘言之’, 《語類》互.]가 있다.

3) 間：[두주 ‘間’, 唐本从月.]이 있다；《全書》‘閒’

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浼高明之聽也。

節要0318(1642) (知舊門人問答188-1~3) (卷16:37左) (晦庵集 卷59)

答吳斗南【人傑】

(知舊門人問答188-1)

來書又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¹⁾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爲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爲此，然熹之愚，不得不爲執事者慮之也。

(知舊門人問答188-2)

▶ 吳人傑：字는 斗南.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由是而：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比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莫²⁾穫也。心不耐閒³⁾，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政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⁴⁾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

2) 莫：[두주 唐本作{暮}。《韻會》，“‘暮’作‘莫’。”]가 있고, 川谷本·全州本에도 [두주 ‘莫’, 唐本作‘暮’。《韻會》，“‘暮’本作‘莫’。”]가 있다; 海州本 ‘暮’; 《全書》 ‘暮’

3) 心不耐閒：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見此兩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如所論之云云也。

(知舊門人問答188-3)

若論爲學，則考證已是末流，況此又考證之末流，恐自此不須更留意，却且收拾身心，向裏做些工夫，以左右之明，其必有所至矣。若遂困於所長而不知所以自反，則熹之愚竊爲賢者惜之也。〔斗南以所述《草木疏》請質，先生答書辨其蘭蕙等考證未盡，而其末言此。〕

節要0319(1643) (知舊門人問答189-1~5) (卷16:39右) (晦庵集 卷59)

答輔漢卿【廣】

(知舊門人問答189-1)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知舊門人問答189-2)

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見”：猶‘今’也。】

(知舊門人問答189-3)

知徙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爲慰。此間年來應接差

▶ 輔廣：字는 漢卿, 號는 潛庵·潛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揆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脚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柴中行聞報漕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此一等人”：謂爲道學之人，“中行報漕司語”：見《宋鑑》寧宗 慶元三年。】

(知舊門人問答189-4)

年滿七十，禮合休致，又以罪戾，不敢自上奏牘，百端懇禱，僅得州郡申省狀一紙，與邸吏投之。此事或觸禍機，不可知，但已斷置，一切不計較矣，恐有浮議相阻止者，幸勿聽也。比來看何文字？做何工夫？亦頗有進處否？精舍亦有朋友數人相聚，李敬子·胡伯量尚未去，早晚頗有講說，但每相與共恨賢者之不同此樂也。味道聞寓書館，今尚留否耶？其在彼者頗皆相見否？當此時節，立得脚定者亦甚難得人，況更向上事耶？

(知舊門人問答189-5)

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且得安坐喫飯，

已是幸事，豈可別有冀望耶？承許秋涼相訪，甚幸。此個道理功夫，本不可有間斷時節，目下雖無人講貫，自己分上思索體認，持守省察，自不可頃刻虛度。如此積累功夫，則其間必有所大疑，亦必有所大悟。一旦相聚，覲面相呈，如決江河，更無凝滯矣。

節要0320(1644) (知舊門人問答190) (卷16:41右) (晦庵集 卷59)

答陳思誠【景思】

承喻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而服膺弗失者，甚慰甚幸。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向來雖或好之，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以賢者之門地聲迹，蓋將進爲於斯世者，而乃有意於此，何嗜好之異耶？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正則之言是也，但其所爲者，要當眞實有用力處；所不爲者，要當深自省察，蚤戒而預遠之，是乃所謂徵驗之實。不然，則提空名以鄉道，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則亦君子之不取也。

▶ 陳景思：字는 思誠.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21(1645) (知舊門人問答191-1~2) (卷16:41左) (晦庵集 卷59)

答陳衛道【鞏】

(知舊門人問答191-1)

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個影子，不曾見得裏許¹⁾眞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豪²⁾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

▶ 陳鞏：字는 衛道.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許：海州本에는 [추가 ‘許’猶所也.]가 있다.

2) 豪：海州本·《全書》‘毫’

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豪³⁾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

(知舊門人問答191-2)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個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儻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個道理，無一息間

3) 豪：海州本‘毫’

斷，這裏霎時間壞⁴⁾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⁵⁾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儻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熹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

4) 壞：海州本‘毀’

5) 必：[두주 唐本下註, ‘必’恐當作‘畢’.]이 있다；《全書》‘畢’

節要0322(1646) (知舊門人問答192-1~10) (卷16:44右) (晦庵集 卷59)

答陳才卿 〔文蔚. 上饒人.〕

(知舊門人問答192-1)

秋試不遠，計不免小忙，然以義理觀之，此亦當有處也。來書所喻，大率少寬裕之氣，有勁急之心，如此不已，恐轉入棒喝禪宗矣。切宜省覺，不可一向如此也。子融看得文字痛快直截，可喜，想時相見。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

(知舊門人問答192-2)

詳來示，知日用功夫精進如此，尤以¹⁾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²⁾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 陳文蔚：字는 才卿, 號는 克齋, 信州 上饒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10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尤以：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2) 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193-3)

熹碌碌如昨，但年老益衰，已分上自未有得力處，朋友功夫亦多間斷，方以爲憂，而忽此紛紛，遂皆不敢爲久留計，未知天意果何如也。

(知舊門人問答192-4)

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弊精神，無補於學問³⁾之實也。

(知舊門人問答192-5)

傅兄相聚，看得甚文字？想其家務，不能專一，不免小作課程而令其日有常度，則積累久之，自見功效矣。明年只在水北，卽亦相去不遠，猶不廢切磋之益也。子融日益孤高，深可歎羨，一書却煩達之。

(知舊門人問答192-6)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日前頗費力耳。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

3) 問：海州本‘文’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但看時隨手筭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

(知舊門人問答192-7)

示喻憂懼所奪，工夫不進，此亦別無他巧，但得勉力向前爾。

(知舊門人問答192-8)

康節文字，二兄亦已見之。熹亦不能盡究其說，只《啓蒙》所載爲有發於《易》，他則別成一家之學。季通近編出梗概，欲刊行，旦夕必見之，然亦不必深究也。『“二兄”：謂正叔·子融』

(知舊門人問答192-9)

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知舊門人問答192-10)

正叔遽至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
警懼。眞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節要0323(1647) (知舊門人問答193-1~2) (卷16:46右) (晦庵集 卷59)

答余正叔 〔大雅〕

(知舊門人問答193-1)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¹⁾本領，則固當以²⁾敬爲主³⁾，但更得集義之功⁴⁾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

▶ 余大雅：字는 正叔.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若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則固當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爲主：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之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⁵⁾。前日三詩，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功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知舊門人問答193-2)

示喻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个主宰。其實只是一个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

5) 者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著力，令有个⁶⁾會通處，卽他書亦不難讀爾。

6) 个；《全書》‘個’

節要0324(1648) (知舊門人問答194) (卷16:47左) (晦庵集 卷59)

答余方叔【大猷】

枯槁之物亦皆有性有氣。

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纔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又云：“敬卽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卽自見得也。”〕

▶ 徐大猷：字는 方叔. 余大雅의 동생.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六

節要0325(1649) (知舊門人問答195-1~3) (卷16:48右) (晦庵集 卷59)

答趙恭父【師邲】¹⁾【○《字書》，“‘邲’，居顓切，邑名，又亭名。”】

(知舊門人問答195-1)

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大抵只是主敬功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知舊門人問答195-2)

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渠認得門路却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勸勉爲佳耳。

(知舊門人問答195-3)

▶ 趙師邲：字는 恭父·共父，台州 天台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師邲：《全書》에는 [교감기 ‘邲’字原脫，據閩本·《考亭淵源錄初稿》第一一補.]가 있다.

又論亦有眞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致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眞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眞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眞知也。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太近前，爲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爲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節要0326(1650) (知舊門人問答196-1~3) (卷16:49右) (晦庵集 卷59)

答趙致道【師夏】

(知舊門人問答196-1)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卽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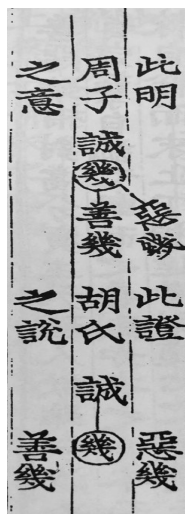
(知舊門人問答196-2)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左¹⁾：

▶ 趙師夏：字는 致道。

[編輯考] 같은 제목 아래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左：[두주 ‘左’, 唐本作‘后’. 元本作‘右’者, 誤.]가 있다；《全書》‘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

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此說得之。

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

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眞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大蓋²⁾亦是。

(知舊門人問答196-3)

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意以爲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於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敢乞指誨。
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2) 蓋：《全書》‘概’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朱朋孫〕

〔周純仁〕 名樸。見《語類》。○詳答書意，公時在謫中。

〔周南仲〕³⁾ 名南。平江人。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賜第，授交林郎。與婦翁黃度俱入僞黨。後召試館職，策詆權要，終于家。

〔孟良夫〕 名猷。

〔許生〕 名中應。爲鄂州教授，建稽古閣。先生記之。

〔章季思〕 名康。先生〈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有“泉州，季思侍郎”，疑是公也。

〔杜叔高〕 《實記》，“名旂。金華人。”

〔汪易直〕 按先生答公，首書言改名事云：“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即不必改也。”又《一統志》，“汪應辰子，名達。易直必達字也。達登第，亦官端明殿學士。”

〔彭子壽〕 《史》，“名龜年。臨江軍 清江人。從朱·張學。登進士，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愛君憂國之忱，

3) 周南仲：[두주 葉水心誌其墓. 《文獻通考》有《山房集》.]이 있다.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號止堂，諡忠肅。”

○《實紀》，“官吏部侍郎·煥閣·知江陵，以僞學追三官。再起，卒。有《五致錄》等。”

【折子明】續集有〈答折憲知常書〉，書意同此，當是此人書，則彼先而此後。○范直閣女壻。爲利州路提刑。

【劉君房】元城之孫。

【曾無疑】名三異。○《一統志》，“臨江府 新淦人。兄三復，弟三聘·三英。公少有詩名。除大社令⁴⁾，力求去。號雲巢。”○《養老書》謂：“益公門人。與楊東山相過從。”○亦見《鶴林玉露》。

【曾擇之】《實紀》，“名祖道。有《語錄》。”○據《語類》問答，疑亦臨江 曾氏。

【度周卿】《史》，“名正。合州人。進士，終禮部侍郎。著《性善堂集》。”○《一統志》，“云云。早從朱子，誨以正心誠意之學。”○《實紀》，“云云。朱子稱志趣不凡。”○卽所謂山陽 度氏。

【李誠之】名誼。邴之子。知黃州，立二程祠於學。先生爲作〈記〉。○邴，見《言行錄》。

4) 第三聘……大社令：[두주 考《一統志》，‘弟’字當在三聘下，‘大’作‘太’.]가 있다.

【徐崇父】 《史》，“名僑. 婺州義烏人. 舉進士，始登朱門，朱子稱明白剛正⁵⁾，以‘毅’名齋. 終寶謨閣待制. 諡文清.” ○《實紀》，“著《讀易記》等書.” ○後朱同善·葉由庚，皆師事之.

【林叔恭】 《實紀》，“名恪. 天台人.⁶⁾ 有《語錄》.” ○《宋濂集》，與潘子善·趙幾道·杜良仲並稱之.

【潘子善】 《語類》，“名時舉. 天台人.” ○《實紀》，“有《語錄》.” ○《台寓錄》，“臨海人. 以上舍釋褐，爲無爲軍教授.” ○《實紀》以‘時舉’爲字，恐誤.

【林德久】 名至. ○《一統志》，“華亭人. 上舍釋褐，魁官祕書. 登朱門. 有文集.”

【歐陽希遜】⁷⁾ 《實紀》，“名謙之. 吉州廬陵人. 有《語錄》.”

【嚴時亨】 《實紀》，“名世父. 臨江新喻人.” ○《一統志》，“隱居不仕. 師朱子，有《疑義問答》. 鄉人祠之於學.” ○兩書‘父’字，《大全書》作‘文’，未知孰是.

【曾光祖】 《實紀》，“名興宗. 寧都人. 號唯菴. 肇

5) 正：[두주 ‘正’, 《史》作‘直’.]이 있다.

6) 天台人：[두주 《台寓錄》, “臨海人.”]이 있다.

7) 歐陽希遜：[두주 ‘希’, 《實紀》作‘唏’.]가 있다.

慶府節推。朱子稱純茂篤實，用功正當，有集。”○《一統志》，“篤志爲己之學。僞禁興，執禮益勤，勵志益苦”云。

【曾景建】《實紀》，“名極。”○《一統志》，“志氣豪放，朱子得詩文，大異之。”○南豐之後，有〈上晦庵詩〉，見《翰墨全書》。《詩人玉屑》亦有詩。臨川人。

【張元德】⁸⁾《宋史·道學傳》，“名洽。臨江清江人。中第，以直祕閣主管崇禧觀致仕。以‘主一’名齋。先生望以斯道之傳。所交皆名士。”○《一統志》，“清江府清江書院⁹⁾，公所建也。”

【甘吉甫】《實紀》，“名節。臨川人。有《語錄》。”○《一統志》，“黃勉齋曰：‘問學之士，彫零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數人爾。’”

【林退思】《實紀》，“名補。永嘉人。”○〈與黃直卿書〉稱“退思甚敏，然不讀聖賢書，胡走作，可惜”云。

【王晉輔】名峴。○呂子約謫廬陵，寓王信臣園亭，有江山之勝。晉輔，信臣子而子約女婿也。

8) 張元德：[두주 著《春秋集傳》等書.]가 있다.

9) 清江府清江書院：[두주 上‘清’, ‘臨’之誤.]가 있다.

〔杜仁仲·良仲〕¹⁰⁾ 《淵源續錄》, “良仲, 名燿, 號南湖. 仁仲, 名知仁, 號方山. 黃巖人.” 《實紀》亦云: “知仁, 燿之弟.” 此先仁仲, 後良仲, 恐誤. ○《台寓錄》, “先生嘗訪二杜講學之地於杜曲, 爲書‘小樊川’扁.” ○宋濂所稱, 見‘林叔恭’下.

〔杜貫道〕 《台寓錄》, “黃巖人.”

〔池從周〕 《台寓錄》, “字子文. 嘉定特科. 黃巖人.”

〔胡文叔〕 名璟.

〔奚仲淵〕

〔黎季忱〕

〔傅敬子〕 亦見《語類》.

〔傅誠子〕

〔高國楹〕 《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學朱元晦詩〉. 疑永嘉人.

〔常鄭卿〕

〔李晦叔〕 《實紀》, “名燿. 南康 建昌人. 疑燿之兄. 有《錄問答》.” ○按答公書, 有“令弟論顏子云云.” 令弟, 當是指燿.

10) 杜仁仲良仲: [두주 《台寓錄》, “良仲進士, 終東陽縣主簿.”]가 있다.

〔余國秀〕 《實紀》，“名宋傑。南康 建昌人。”

〔李敬子〕 《宋史·道學傳》，“名燾。南康 建昌人。
舉進士。從朱子學，以‘弘’名齋。終直祕閣主管至道宮。
諡文定。蔡念成稱公心事如秋月。學者宗之，與黃勉齋
並稱曰‘黃·李’。

節要0327(1701) (知舊門人問答197) (卷17:01右) (晦庵集 卷60)

答朱朋孫¹⁾

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²⁾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³⁾而不貴博⁴⁾。蓋惟專⁵⁾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于雜亂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⁶⁾

▶ 朱明孫：麗水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 1) 答朱朋孫：定州本 ‘答朱明孫’
- 2) 讀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 3) 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定州本 ‘博’
- 4) 博：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5) 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 6) 致精一書……皆爲吾有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28(1702) (知舊門人問答198) (卷17:01左) (晦庵集 卷60)

答周純仁 〔樸〕 1)

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略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²⁾，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 周純仁：이름은 樸.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樸：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則治心……安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329(1703) (知舊門人問答199-1~2) (卷17:02右) (晦庵集
卷60)

答周南仲【南】

(知舊門人問答199-1)

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¹⁾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²⁾?

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誣，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

▶ 周南：1159~1213. 字는 南仲, 號는 山房. 黃度の 사위.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是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文字……謀哉：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

(知舊門人問答199-2)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³⁾向里⁴⁾用工⁵⁾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准⁶⁾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⁷⁾，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⁸⁾若只如此立得個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3) 且更：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里：海州本·定州本·《全書》‘裏’

5) 且更……用工：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6) 准：定州本·《全書》‘準’

7) 聖賢……爲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8) 但使……明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節要0330(1704) (知舊門人問答200) (卷17:03右) (晦庵集 卷60)

答孟良夫【猷】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¹⁾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卽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耳。

► 孟猷：1156~1217. 字는 良甫. 洺州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要切：定州本 ‘切要’

節要0331(1705) (知舊門人問答201) (卷17:03左) (晦庵集 卷60)

答許生【中應】

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向¹⁾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²⁾ 來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蜂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

▶ 許中應：字는 成甫，東陽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向：定州本 ‘鄉’

2) 夫道……已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幸³⁾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曆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3) 幸：《全書》‘倖’

節要0332(1706) (知舊門人問答202) (卷17:05右) (晦庵集 卷60)

答章季思【康】

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¹⁾”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 章康：1167~1245. 字는 季思, 號는 雪崖. 平江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博文約禮：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33(1707) (知舊門人問答203-1~2) (卷17:05右) (晦庵集 卷60)

答杜叔高【游】 【○金華人】 1)

(知舊門人問答203-1)

頃與仁里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無今日之辨，若以爲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并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爲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力，爲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

(知舊門人問答203-2)

▶ 杜游(杜旂)：字는 叔高. 金華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2에 실려 있다.

1) ○金華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²⁾於心，不易得也。然³⁾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千生萬受”：漢語‘生受’，猶言‘艱苦’也。 “辛丈”：必指辛棄疾 幼安也。】

2) 晤：海州本·定州本·《全書》‘悟’

3) 然：海州本에는 방침이 없다.

節要0334(1708) (知舊門人問答204) (卷17:06左) (晦庵集 卷60)

答汪易直

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尤以爲慰。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¹⁾者。然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²⁾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無待於自欺”：士敬云：“‘欺’恐當作‘訟’。”】

▶ 汪逵：字는 易直. 汪應辰의 아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誠其意：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格物致知：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35(1709) (知舊門人問答205) (卷17:07左) (晦庵集 卷60)

答彭子壽【龜年】

齋銘之屬，豈所敢承？況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爲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眞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¹⁾，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爲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執²⁾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修矣。

▶ 彭龜年：1142~1206. 字는 子壽, 號는 止當. 清江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正念……隨起：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執：海州本·定州本·《全書》‘替’

節要0336(1710) (知舊門人問答 206) (卷17:08右) (晦庵集 卷60)

答折子明

伏蒙鐫喻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勤懇益至，熹雖至愚，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喻之嚴遽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矜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 折知常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37(1711) (知舊門人問答207) (卷17:08左) (晦庵集 卷60)²⁾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余¹⁾論，於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顧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喻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爲憂，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具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

【“劉公”：白水先生.】

▶ 劉君房：劉元城(劉安世, 1048~1125)의 손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余：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餘’

節要0338(1712) (知舊門人問答208-1~5) (卷17:09右) (晦庵集 卷60)

答曾無疑【三異】 【○號雲巢. 周益公也.¹⁾ 見《壽親養老》書.】

(知舊門人問答208-1)

詩卷寵示，尤認不鄙之意。三復以還，既歎其精麗警拔之不可及，又重歎其不爲大言險語以投世俗之耳目也。然承諭及爲學之意，則似所志又有不止於此者，此尤區區所樂聞。但未知雅意姑欲粗一闢其藩籬，而爲彼善於此之計耶，抑將勇革舊習，而真欲一蹴以至道也？如前之說，則非區區所敢知。如後之說，則如來喻之云，固非不善，然欲自是以求道，則恐亦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

▶ 曾三異：1146~1236. 字는 無疑, 號는 雲巢. 臨江軍 新淦縣人. 曾三聘의 동생.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益公也：海州本·定州本 ‘益公門人也’. 今按：‘益公門人也’가 옳은 듯하다.

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此固未易以毫楮旣，而承見語，亦將有枉顧之期矣，儻得面論，庶竭鄙懷。顧此迂闊，干觸科禁，恐非賢者進取之利，更冀審處於未動之前，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知舊門人問答208-2)

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爲而學也。然欲存此²⁾，則必有以識此³⁾之爲何物，而後有以存之。旣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勉孜孜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爲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不盡，而不敢少貳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耶？此其自知亦明矣。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爲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遺訓以參驗之，則夫人之所爲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向之所謂固有，而循習之⁴⁾者，始爲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眞不足學⁵⁾，而果有

2) 存此：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識此：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而循習之：[두주 ‘而循習之’，唐本作‘所謂同歸’.]가 있다；《全書》‘所謂同歸’

5) 學：《全書》‘□’[교감기 缺字，余謙重修本作‘學’，四庫全書本作‘爲’.]

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爲學，必其有以先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其不然，徒爲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⁶⁾一段功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知舊門人問答208-3)

承喻令兄喪期⁷⁾，於禮聞訃便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知舊門人問答208-4)

孝悌忠恕，若⁸⁾淺言之⁹⁾，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

6) 只有……功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7) 兄喪期：定州本에는 [추가 兄喪服制之期.]가 있다.

8) 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9) 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¹⁰⁾神明，光於¹¹⁾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¹²⁾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¹³⁾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¹⁴⁾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¹⁵⁾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個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柙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

10) 於：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于’

11) 於：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于’

12) 爲先……之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3) 於：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于’

14) 而所……言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定州本에는 ‘大學之道’부터 ‘乃可言耳’까지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15) 理：定州本 ‘利’[소주 元本作‘理’，當從之.]가 있다.

他義理¹⁶⁾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發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虛費光陰也。〔“檢柙”：‘檢’當从手.〕

(知舊門人問答208-5)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爲人。但不知中間相聚，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爲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¹⁷⁾以老其身乎！¹⁸⁾

16) 理：海州本·定州本‘利’[소주 元本作‘理’，當從之.]

17) 猶豫：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18) 日月……身乎：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39(1713) (知舊門人問答209-1~2) (卷17:13右) (晦庵集 卷60)

答曾擇之【祖道】

(知舊門人問答209-1)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逾¹⁾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何疑之有？但今人家諸事不辦，自不能及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知舊門人問答209-2)

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概不相上下。然今日只

▶ 曾祖道：字는 宅之·擇之，廬陵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逾：《全書》‘踰’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欲想^〇象^〇聖^〇賢^〇2)胸^〇襟^〇灑^〇落^〇處，却未^〇有^〇益，須就自^〇家^〇下^〇學^〇3)
致^〇知^〇力^〇行^〇處^〇做^〇功^〇夫^〇4)，覺得極^〇辛^〇苦^〇·不^〇快^〇活，便漸見好^〇
意^〇思^〇也。

2) 然今……聖賢：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 却未……下學：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4) 處做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40(1714) (知舊門人問答210) (卷17:13左) (晦庵集 卷60)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縷縷，切勿爲外人道也。

▶ 度正：1166~1235. 字는 周卿, 號는 性善. 合州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41(1715) (知舊門人問答211) (卷17:14右) (晦庵集 卷60)

答李誠之【誄】 【○誄祖¹⁾邴， 當苗·劉之變， 以大義折凶鋒。
見《言行錄》。】

昨蒙不鄙，俾撰先正文集後序。自知不文，不足以副厚意，顧以先契之重·鄉往之深，且欲托此以少見尊獎節義·別嫌明微之意，以是不敢力辭，而輒草定其說，以求商訂。²⁾區區之心，蓋未敢自以爲是也。所欲更定“尊復明關³⁾”四字，刊去繁冗，著語精切，前輩所謂自有穩字，正此謂也。玩味歎服，不能自己。但“平賊之功，雖由外濟⁴⁾”之語，乃是區區鄙意分功紀實，以息爭論之微指。朱丞相所記當時之事非不詳明，正以欲專其功而反詆呂·張爲敗事，又其後深詆李·趙諸公，誣謗已甚，故讀者往往心非而鼻笑之，并與其可信者而不信之也。願熟思之，恐不可改，如何？【“朱丞相”：勝非。】

▶ 李誄：字는 誠之. 李邴의 아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祖：海州本 ‘父’.

2) 訂：定州本 ‘證’

3) 關：海州本·定州本·《全書》 ‘辟’

4) 平賊之功雖由外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42(1716) (知舊門人問答212) (卷17:14左) (晦庵集 卷60)

答徐崇父【僑】 【○義爲人，諡文清。《宋學士集》謂：“朱門高弟，朱同善 樓大年 葉由庚皆師事之。”】

日用功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敖惰之說，如此¹⁾引孟子隱幾²⁾而臥而以爲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卽³⁾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必向閒慢處枉費思索也。⁴⁾

▶ 徐僑：1160~1237. 字는 崇父·崇甫, 號는 懿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此：海州本·定州本·《全書》‘所’

2) 幾：海州本·定州本·《全書》‘几’

3) 卽：海州本·定州本·《全書》‘耶’

4) 但大學……索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節要0343(1717) (知舊門人問答213) (卷17:15右) (晦庵集 卷60)

答林叔恭 〔恪. 天台人.〕

爲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 林恪：字는 叔恭.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44(1718) (知舊門人問答214-1~5) (卷17:15右) (晦庵集 卷60)

答潘子善【時舉】 【○天台人】

(知舊門人問答214-1)

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知舊門人問答214-2)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并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

▶ 潘時舉：字는 子善.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矣。

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

心¹⁾自有合要大²⁾處，有合要小³⁾處，若只著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

(知舊門人問答214-3)

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個“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⁴⁾要之⁵⁾，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敬仲如何

1) 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大：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 小：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4) 只是……重了：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要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說？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便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毀，要膺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⁶⁾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⁷⁾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敬仲”：楊簡也。“尤”：士敬云：“《韻會》，“尤”通作“猶”。’《詩傳·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性理群書》直作‘猶’。《書·大禹謨》註，‘尤懼守己者固’，《近思錄》亦作‘猶’。此謂‘聖賢尤不免’，殊無義。當與《詩·序》·《書》註同作‘尤’字。”此說是。』⁸⁾

(知舊門人問答214-4)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6) 尤：海州本에는 [추기 《韻會》，“尤’通作‘猶’.]가 있다.

7) 精：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8) 敬仲……說是：海州本에는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214-5)

所喻主一功夫⁹⁾，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

9) 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45(1719) (知舊門人問答215-1~10) (卷17:17左) (晦庵集
卷61)

答林德久【至】

(知舊門人問答215-1)

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
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¹⁾

(知舊門人問答215-2)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
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
期速效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
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
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
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

▶ 林至：字는 德久.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0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但畏……人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司馬宰”：名迓，“偶與一朋友說”：朋友指陳簪室。答書論〈玉山講義〉，見上。』²⁾

(知舊門人問答215-3)

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尙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

所喻日用功夫³⁾，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⁴⁾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

2) 司馬……見上：海州本에는 없다.

3) 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性：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個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⁵⁾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⁶⁾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彭”：龜年 子壽，“磊塊”：‘塊’當从石。】

(知舊門人問答215-4)

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穎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⁷⁾者敦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爲幸。

(知舊門人問答215-5)

5) 塊：海州本에는 [추가 ‘塊’當從石.]이 있고, 定州本에도 같은 내용의 소주가 있다.

6) 性：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賢：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持敬⁸⁾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⁹⁾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¹⁰⁾一段可見矣。

(知舊門人問答215-6)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¹¹⁾覺向來所論，於本原¹²⁾上甚欠工夫。大抵日困應接，不得專一工夫¹²⁾，今又目盲，尤費力爾。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8) 持敬：海州本에 백권이 있다.

9) 界：海州本에 방점이 있다.

10) 沖漠無朕：今按：陶山本에는 ‘衝漠無朕’으로 되어 있으나 《二程遺書》卷十五의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및 海州本·川谷本·《全書》에 의거하여 ‘衝’를 ‘沖’으로 수정하였다.

11) 近：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2) 工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215-7)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¹³⁾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¹⁴⁾，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知舊門人問答215-8)

近地教官闕次必遠，旣非祿養之宜，又不更治民，亦使人怠惰苟簡，非所以磨厲器業，似不若參選，擬一近闕丞佐之屬爲佳也。熹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知舊門人問答215-9)

13) 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4) 涵養玩索：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待次閒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官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¹⁵⁾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略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咬嚼未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 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知舊門人問答215-10)

熹疾病益侵，氣痞足弱，不能屈伸。屏居無事，尙能讀書，而以病故，不能俯伏几案。所幸猶有一二朋友，早晚講論，少足爲慰耳。引年告老，昨以鄉閭橫議，官吏

15) 時：海州本에는 [추가 '時'下, 當有'隨'字.]가 있다.

過憂，久不得上，至煩臺評播告，後乃得之。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旣以自歎，又自笑也。幕中無事，儘可讀書，不知比來作何功夫？因書幸略及之也。

節要0346(1720) (知舊門人問答216-1~3) (卷17:22右) (晦庵集 卷61)

答歐陽希遜【謙之】

(知舊門人問答216-1)

所示疑義，比舊甚進。所未安，各已疏出，幸更思之，因風喻及也。所謂“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必自知其非也。以愚計之，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輒萌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

(知舊門人問答216-2)

吾人爲學，自爲己事，豈以時論而少變！千萬勉力。

(知舊門人問答216-3)

▶ 歐陽謙之：字는 希遜，吉州 廬陵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今觀所論，全未致思。草草看過，率然發問，殊非所望於朋友也。

節要0347(1721) (知舊門人問答217-1~3) (卷17:22左) (晦庵集 卷61)

答嚴時亨【世文】

(知舊門人問答217-1)

“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¹⁾，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²⁾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知舊門人問答217-2)

禮書近方略成綱目，但疏義·雜書中功夫尙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

▶ 嚴世父：字는 時亨，臨江軍 新喻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性：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然其……此者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有期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³⁾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⁴⁾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知舊門人問答217-3)

“生之謂性”一章，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亦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程先生有隙中日光之論⁵⁾，最爲親切，更須詳味，於⁶⁾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然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若只據一偏，各說道理，則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⁷⁾，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

3) 更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則：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有隙中日光之論：《全書》에는 앞에 ‘有一處’가 있다.

6) 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上齒：定州本에는 [추가 ‘上齒’之‘上’，與‘尚’同.]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卽所謂遵也。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節要0348(1722) (知舊門人問答218-1~3) (卷17:24右) (晦庵集 卷61)

答曾光祖【興宗】 【○寧都人。篤志爲己之學。自號唯庵。僞學之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孫原一 原 原俱博學工詩。】

(知舊門人問答218-1)

知別後爲學不倦，甚慰。然所謂念欲刻苦加勵¹⁾，又恐遂成助長之患，而致知之功，亦非旦夕可冀，則似未得個下手處也。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見²⁾致知。知得一分，便有一分功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知舊門人問答218-2)

▶ 曾興宗：字는 光祖，號는 唯庵. 寧都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勵: [두주 '勵', 元本作'勤'.]이 있다; 《全書》 '勤'

2) 見: [두주 '見', 唐本作'是'.]가 있다; 《全書》 '是'

所示問目，甚慰所懷。此是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³⁾，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所論內外賓主之辨，意亦得之，但語猶未瑩。須知在內之日多卽是爲主，在內之日少卽是爲客耳。只如前所論，用功久之，自當有進。蓋已得其要領，不易如此切己致思⁴⁾也。

(知舊門人問答218-3)

熹行役已涉建昌之境。垂老復出，非力所堪，深以愧歎耳。所示爲學之意甚善。此事元無窮盡，不可計功程，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耳。

3) 功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切己致思：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49(1723) (知舊門人問答219-1~5) (卷17:25右) (晦庵集 卷61)

答曾景建〔極·極上晦庵詩，今見《翰墨全書》。又《詩人玉屑》論景建詩云云.〕

(知舊門人問答219-1)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亹亹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¹⁾，亦未始不以孝弟²⁾忠

▶ 曾極：字는 景建, 號는 雲巢.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然觀……垂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覆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³⁾，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所示佳篇，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舍人公”：南豐。“講端緒”：按下〈與孫敬甫〉云“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正指禪學而言。】

(知舊門人問答219-2)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徧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也。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⁴⁾，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

2) 弟：海州本·定州本‘梯’

3) 然後……所在：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있다.

4) 又在細心耐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柴君書，甚善。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蔽，自是己分上⁵⁾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譊譊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眞實下得切己功夫⁶⁾，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知舊門人問答219-3)

熹以臺評，蒙恩鑄免，尙爲輕典，感幸深矣。而所連及反罹重坐，令人愧惕。今因其行，草草附此，恐其在塗有合料理事，得爲垂念幸甚。其人辨博，多所該綜，亦可款扣也。〔“其人”：指蔡西山。〕

(知舊門人問答219-4)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⁷⁾

5) 己分上：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6) 若於……功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7) 之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甚善。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個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大宗師，何故不學，而學他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并與文章亦成澆薄無余⁸⁾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閒費日力也。

(知舊門人問答219-5)

近來不知所觀何書？或有所見，因風筆示。若得乘此春暖，與吉父相約俱來，以踐前約，豈勝幸甚。征苴之說甚新，但此等無所考据，不若姑置之，而涵泳於義理之實之爲得也。

8) 余：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餘’

節要0350(1724) (知舊門人問答220-1~8) (卷17:28右) (晦庵集 卷62)

答張元德【洽】 【○見《宋鑑·朱門高弟列》.】

(知舊門人問答220-1)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¹⁾，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知舊門人問答220-2)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

▶ 張洽：1161~1237. 字는 元德, 號는 主一. 清江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8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虛心熟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着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着實用功，不須²⁾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

(知舊門人問答220-3)

示喻爲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³⁾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爲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謂此也。甘君處見送行語，令兄意亦甚佳。兄弟自爲博約，想有味也。但甘君詞筆頗工而趣向未正，數日苦口告之，未知能勇決否耳。甘君歸，可更切磋之。人材難得，可惜只如此汨沒了一生也。【“此字”：卽‘命’字。“甘君”：吉甫】

(知舊門人問答220-4)

2) 須：《全書》‘在’[교감기 ‘在’, 原作‘須’, 據浙本改.]

3) 此：海州本에는 [추가 ‘此’指‘命’字.]가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소주 ‘此’指卽‘命’字.]가 있다.

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⁴⁾皆不可保。吾輩閒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熹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⁵⁾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大抵⁶⁾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⁷⁾余⁸⁾地也。【詳故⁹⁾碎，密故拘。】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

【“衡陽之訃”：趙汝愚謫死。】

4) 弟：[두주 ‘弟’, 唐本作‘第’. 《韻會》‘第’, 本作‘弟’.]가 있다 ; 《全書》‘第’

5) 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6) 大抵：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有：定州本 ‘爲’

8) 余：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餘’

9) 詳故：海州本 ‘九註詳故’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七

(知舊門人問答220-5)

來書所論“通·復”¹⁰⁾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

(知舊門人問答220-6)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¹¹⁾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帖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¹²⁾說話，方是得個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¹³⁾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

10) 通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11) 讀書須且：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2) 雜：海州本 ‘風’[추가 ‘雜’]

13) 依傍……病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¹⁴⁾掉開了，只單說個“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却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¹⁵⁾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却恐不免眞爲擎拳豎拂者所笑矣。

(知舊門人問答220-7)

物欲之根存焉之說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時，安得不謂之未發之中乎？欲下功夫，正當於此看取。

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

14) 鄉：[두주 《韻會》, “‘向’通作‘鄉’.”]이 있다.

15) 衝漠氣象：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知舊門人問答220-8)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嚴二君後來曾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節要0351(1725) (知舊門人問答221) (卷17:32右) (晦庵集 卷62)

答甘吉甫 〔節. 臨江人.¹⁾〕

此間爲況，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²⁾之功也．

▶ 甘節：字는 吉甫· 吉父. 臨川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臨江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潛心反復玩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52(1726) (知舊門人問答222) (卷17:32左) (晦庵集 卷62)

答林退思【補】 【○永嘉人】 1)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²⁾

▶ 林補：字는 退思. 永嘉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永嘉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字字……書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53(1727) (知舊門人問答223-1~4) (卷17:32左) (晦庵集 卷62)

答王晉輔【峴】

(知舊門人問答223-1)

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¹⁾，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知舊門人問答223-2)

熹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徐侍郎所欲鏤版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人耳。且著實向里，就切近明白實

▶ 王峴：字는 晉輔，呂子約의 사위.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言從……量力：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處理會²⁾，便不誤人也。

(知舊門人問答223-3)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³⁾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向⁴⁾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⁵⁾，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⁶⁾，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徒近以⁷⁾名位之爲尊，

2) 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於：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于’

4) 向：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鄉’

5) 反躬自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6) 使道……諸己：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7) 徒近以：[두주 ‘徒近以’，唐本作‘若□以’，今館本作‘若徒以’.]가 있다；《全書》‘若徒以’이 있다.

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托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徒近以”：‘近’疑當作‘欲’。』8)

(知舊門人問答223-4)

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程糾所編年譜，是終身看得此事不透，深可憐憫。吾友今亦未須理會此等，且理會自家著緊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每念仁里諸賢相與甚至，而未得與之痛相切磨，悠悠歲月，日益晚暮，良以爲恨，如無疑亦然也。因見各煩爲致此意。

8) 徒近……作欲：海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354(1728) (知舊門人問答224) (卷17:35右) (晦庵集 卷62)

答杜仁仲·良仲 〔《伊洛淵源續錄》，“良仲，諱燁，號南湖。仁仲，諱知仁，號方山。黃巖人。”《實紀》亦云：“知仁，燁之弟。”此先仁仲，後良仲，未知何如。〕¹⁾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²⁾”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 杜仁仲良仲：兄弟之間. 杜知仁은 字가 仁仲, 號는 方山. 杜煜의 弟. 杜煜은 字는 良仲, 號는 南湖. 黃巖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伊洛……何如：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歸而求之有餘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55(1729) (知舊門人問答225-1~5) (卷17:35左) (晦庵集 卷62)

答杜仁仲¹⁾

(知舊門人問答225-1)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²⁾

(知舊門人問答225-2)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³⁾，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少副”：少疑當作以。】

(知舊門人問答225-3)

▶ 杜知仁：字는 仁仲，號는 方山.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答杜仁仲：海州本·定州本에서는 ‘答杜仁仲’으로 구분하지 않고 ‘答杜仁仲良仲’편에 이어서 편정하였다.

2) 操存……力耳：定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3) 見得……自恕：定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良仲示喻“敬⁴⁾”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知舊門人問答225-4)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⁵⁾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知舊門人問答225-5)

良仲所示疑義，已附己意於其後，試詳考之，更加虛心游意，反復玩味，久當自釋然也。仁仲反躬克己⁶⁾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卽內自訟而亟

4) 敬：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6) 反躬克己：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咕”：音帖。咕，囁耳語，又小貌。《王叔文傳》，“咕咕小人。”按柳文註，“咕咕，多言貌，他撝切。”】

節要0356(1730) (知舊門人問答226-1~2) (卷17:36左) (晦庵集 卷62)

答杜貫道

(知舊門人問答226-1)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知舊門人問答226-2)

節次示及諸說，皆善。但¹⁾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矣。仁²⁾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 杜貫道：黃岩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仁：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57(1731) (知舊門人問答227) (卷17:37右) (晦庵集 卷62)

答池從周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¹⁾ 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

▶ 池從周：字는 子文，黃岩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雜：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뒤에 [소주 ‘雜’當作‘難’.]이 있다.

節要0358(1732) (知舊門人問答228) (卷17:37左) (晦庵集 卷62)

答明文叔¹⁾【璟】〔○‘明’當作‘胡’。〕

承書喻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愴。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為慰。今世徇俗為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驚於高遠而失之，是可嘆也。來喻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繹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 胡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明文叔：[두주 ‘明’, 考唐本, 作‘胡’.]가 있다；《全書》‘胡文叔’

節要0359(1733) (知舊門人問答229) (卷17:38右) (晦庵集 卷62)

答奚仲淵

示喻所聞，足見志道躬行之實，慰幸歎仰，蓋不勝言。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脫耳。伯起舊游，每病其不以此事爲急，今乃能勇猛精進如此，人固未易量也。計左提右挈，長者之力爲多。異時歸老田間，復得此一益友爲幸甚矣。趙德廣在此，日相見，殊愧不能有以發其志意者。昨見所與渠書，當知所以自勉也。〔“義理”：‘理’，元本亦作‘理’。然當作‘利’。‘自說’：‘說’恐脫字。〕

▶ 奚仲淵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60(1734) (知舊門人問答230) (卷17:38左) (晦庵集 卷62)

答黎季忱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晚。今所論《論語》尙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 黎季忱：寧都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61(1735) (知舊門人問答231) (卷17:38左) (晦庵集 卷62)

答傅敬子

昨承遠訪，別來又已累月，辱書，欣審比日所履佳勝。講學須且著實自家理會，寬著意思，涵泳思索，方能有得。如今來所喻，亦須且自看有疑處，方好商量。若只如此泛問，不濟事。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真實做功夫，何用此等裝飾耶？

▶ 傅定：字는 敬子. 義烏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62(1736) (知舊門人問答232) (卷17:39右) (晦庵集 卷62)

答傅誠子

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個書讀，換却許多勞攘，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掃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 傅誠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63(1737) (知舊門人問答233) (卷17:39左) (晦庵集 卷62)

答高國楹〔《陳止齋集》有〈送國楹從學朱元晦詩〉.〕¹⁾

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 高松：1154~1211. 字는 國楹, 號는 靜谷. 長溪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陳止……晦詩：海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364(1738) (知舊門人問答234) (卷17:40右) (晦庵集 卷62)

答常鄭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爲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向¹⁾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間有趨向不同，反能爲害，則不濟事也。

▶ 常濬孫：字는 鄭卿. 常同의 손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向：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鄉’

節要0365(1739) (知舊門人問答235-1~4) (卷17:40左) (晦庵集 卷62)

答李晦叔【輝】 〔南康 建昌人. 疑燾之兄. 先生答書中有“令弟今在何處”, 指燾也.〕 1)

(知舊門人問答235-1)

所論持敬讀書, 表裏用力, 切須實下功夫, 不可徒爲虛說. 然表裏亦非二事, 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 其實互相爲用, 只是一事. 纔說性字, 便是以人所受而言, 此理便與氣合了. 但直指其性, 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 不可混并說也. 更切涵養爲佳耳.

(知舊門人問答235-2)

持敬讀書, 只是一事, 而表裏各用力耳. 若有所偏, 便疑都不曾做工夫. 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 未須比量難易, 計較得失, 徒然紛擾, 不濟事, 反害事. 要令日用之間,

▶ 李輝: 字는 晦叔. 南康 建昌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南康……燾也: 海州本에는 없다.

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江法掾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

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知舊門人問答235-3)

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鬧處又却不然。

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²⁾

2) 不須……排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爲長子三年，及爲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爲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³⁾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知舊門人問答235-4)

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堦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爲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也。

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

3) 不：海州本·定州本‘末’。

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⁴⁾下注脚。

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⁵⁾所可也。”程氏《祭儀》謂：“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輝嘗疑⁶⁾。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⁷⁾，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⁸⁾，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并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

4) 更：定州本에는 없다.

5) 一：海州本·定州本·《全書》에는 없다.

6) 疑：《全書》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7) 配享：定州本 ‘享配’

8) 有論：海州本·定州本·《全書》에는 없다.

節要0366(1740) (知舊門人問答236) (卷17:43左) (晦庵集 卷62)

答余國秀【宋傑】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¹⁾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嘗謂：“聖人之道，簡易明白，而學者所以處己接物，大抵以和爲貴，故每覺有順從苟且因循之失。然纔著意舉一二事，又覺有矯枉過正之病。”

▶ 余宋傑：字는 國秀·伯秀，南康 建昌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更讀……自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問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則無過直之弊矣。

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辨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

窮須是忍，忍到熟²⁾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尙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³⁾之未深矣。

2) 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3) 玩：海州本·定州本‘說’

節要0367(1741) (知舊門人問答237) (卷17:45右) (晦庵集 卷62)

答李敬子【燾】 【○見《宋鑑》朱門高弟.】・余國秀

燾氣質躁迫，每於先生強探力取之戒，積漸涵泳之訓，玩味用功，但臨事時終覺爲害。今只靠定視聽言動¹⁾，常於此四事上著力，又以義理融液之，頗覺得力，然後是病根常在。

不須如此做伎倆，但才覺時便克將去²⁾，莫更計較功效遲速也。

竊謂顏子四勿，今人非不欲如此，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且先以博約爲先，而四勿之戒隨其所知施之應酬，漸漸望其貼近，庶有實效。

既知如此，何不用力？然博文約禮亦非二事，而異時之深純，亦不外乎今日之勉強也。³⁾

▶ 李燾：1163~1232. 字는 敬子，號는 宏齋. 南康 建昌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視聽言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覺時便克將去：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3) 亦非……強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燾家中舊有祖產，今欲稟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團欒之計。然衆志難諧，未有所處。

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辦者如之何？此須熟慮，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燾免喪之後，親戚朋友勸以赴部，以病不能行。或以爲教官可以請祠，燾欲姑守前志，且爲養病・讀書計。

未知不仕之意有何義理？只可自以大義裁之，不須問人，亦非他人所能決也。若無正定義理，則爲貧而仕，古人有之，不須如此前却也。

燾見朋友間多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欲陳乞者。燾以爲不若作一狀子刺破，乞備申省部照會，方爲堅決。

兄弟若欲陳乞，但⁴⁾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迹邪！

4) 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燾因與朋友論及冒貫赴試事，以爲豈可不攻。獨國秀以爲不須攻。幸一言以定衆志。

不知要如何攻？若只經官陳狀，乞泛行約束，卽不妨。若指名告示，聚衆毆擊，則非所宜矣。

周舜弼⁵⁾以謂知止者，非萬理併皆昭徹，然後謂之知止。一事便有一理，卽其所知而求得其所止。所謂能得者，非是動容周旋，各當其則。一事得其所止，皆爲至善。若必以動容周旋當則言之，則將使學者沒世窮年，無復可以知止，而得其所止矣。

經之所言，是學之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概論也。⁶⁾

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

“常欲”二字卽干起之心也。⁷⁾ 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

5) 弼：海州本에는 [추가 ‘弼’卽‘弼’字■.]가 있다.

6) 知有……論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常欲……心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則所處厚薄⁸⁾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浸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疆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夫好惡真切如此，而病復隨之者，何哉？

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8) 厚薄：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諸子目錄 【知舊門人問答】

〔胡伯量〕 《實紀》，“名泳，南康建昌人，朱子稱其堅苦，又兄弟孝友。有《四書行說》等書，有《語錄》。”

〔李繼善〕 《實紀》，“名孝述，燾之從子。有《語錄》。朱子答書云：‘所示疑義甚精到。’”

〔晏亞夫〕¹⁾ 《實紀》，“名淵，涪陵人，號蓮蕩。有《錄問答》。”

〔郭子從〕 《實紀》，“名叔雲，潮陽人。”

〔葉仁父〕

〔孫敬甫〕 《實紀》，“名自修，宣州宣城人。有《甲寅問答》。”

〔孫仁甫〕 名自任，敬甫之弟。

〔余正甫〕 亦見《實紀》·《語錄》，而未詳其名位邑里。但〈答馮奇之書〉，“正甫博學強志，禮書近方成編。所謂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

〔周深父〕 名濬，先生有〈更名序〉。

1) 晏亞夫：[두주 ‘晏’, 胡管切.]이 있다.

〔鞏仲至〕²⁾ 見《實紀》。○《宋濂集》, “名豐, 武義人, 山堂庭芝之孫, 從呂東萊游, 其學如注水千丈之壑, 福建帥幹, 終轄左藏庫。”

〔林易簡〕 《大全》闕姓, 《語類》有‘林易簡’, 其斯人歟?

〔何倅〕

〔江彥謀〕

〔吳尉〕

〔卓周佐〕

〔任行甫〕

〔江端伯〕

〔趙民表〕

〔陳謩〕

〔劉朝弼〕

〔姚棣〕

〔李好古〕

〔孫吉甫〕 亦見《語類》。

〔湖南諸公〕 南軒及五峯諸門人,

〔或人〕

2) 鞏仲至 : [두주 《文獻通考》, “淳熙進士, 有《東平集》.”]이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劉公度》 見十三卷。

《或人》

節要0368(1801) (知舊門人問答238-1~2) (卷18:01右) (晦庵集 卷63)

答胡伯量【詠】 『○南康建昌人. 先生稱其堅苦, 又曰: “伯量兄弟孝友”.』 2)

(知舊門人問答238-1)

治喪不用浮屠. 或親意欲用之, 不知當如何處?
且以委曲開釋爲先, 如不可回, 則又不可拂親意也.

李敬子說, 居喪欲嚴內外之限, 莫若殯於廳上, 庶幾內外不相通. 周舜弼云, 終喪不入妻室, 雖漢之武夫亦能.³⁾ 吾人稍知義理, 當不待防閑之嚴, 而自不忍爲矣.

敬子說是. 古人殯於西階之上, 設倚廬⁴⁾於庭中, 皆在中門之外也.

▶ 胡詠: 字는 伯量. 南康 建昌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2) 南康……孝友: 海州本에는 없다.

3) 終喪……亦能: 定州本에는 망점이 있다.

4) 廬: 海州本·定州本 ‘卓’

某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己，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者以爲塋竈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於先塋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以爲主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又以質之舜弼，云：廬墓一節，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爲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卽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居宿墳庵，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日卽”：‘卽’，未詳。】

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卽是執事，禮亦有妨。⁵⁾ 鄉俗，不特往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

5) 禮亦有妨：《全書》‘在禮亦有所妨’

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

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⁶⁾者，此也。

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⁷⁾也。

(知舊門人問答238-2)

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逾月爲節，不知如何？

踰月爲是。

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爲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

既更立主祭者，卽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

6) 禮從宜：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可：定州本에는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節要0369(1802) (知舊門人問答239-1~4) (卷18:03左) (晦庵集 卷63)

答李繼善【孝述】 【○敬子之姪】 1)

(知舊門人問答239-1)

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他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他求也。

(知舊門人問答239-2)

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²⁾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³⁾涵養踐行之功⁴⁾耳。⁵⁾ 其余⁶⁾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元思”：蔡元思』

▶ 李孝述：字는 繼善.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敬子之姪：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太：定州本 ‘大’

3) 但思……害乎：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涵養踐行之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6) 余：海州本·定州本·《全書》 ‘餘’

(知舊門人問答239-3)

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知舊門人問答239-4)

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爲母在宜用尊壓之例，不須備禮。

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爲之立後，“尊壓”之說非是。

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爲之，如何？

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

《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爲據？

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有僭逼之嫌也。

節要0370(1803) (知舊門人問答240-1~2) (卷18:04左) (晦庵集 卷63)

答晏亞夫【淵】 【○蜀涪陵¹⁾人. 號蓮蕩.²⁾ 見《性理大全·朱門人》.]

(知舊門人問答240-1)

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修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土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³⁾持敬工夫⁴⁾，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游判院”：仲鴻，《宋史》有傳。有直道重名。】

▶ 晏淵：字는 亞夫, 號는 蓮塘. 涪陵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涪陵：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號蓮蕩：海州本에는 없다.

3) 益加：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工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知舊門人問答241-2)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爲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

節要0371(1804) (知舊門人問答241) (卷18:05左) (晦庵集 卷63)

答郭子從【叔雲】

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
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
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
如此亦善。

▶ 郭叔雲：字는 子從，潮陽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72(1805) (知舊門人問答242) (卷18:05左) (晦庵集 卷63)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

► 葉仁父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
不亦快哉，不亦快哉!1)

1) 幸試……快哉：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73(1806) (知舊門人問答243-1~5) (卷18:06左) (晦庵集 卷63)

答孫敬甫¹⁾

(知舊門人問答243-1)

何君近亦得書，尙恨未際，然不知其與賢者向來所講爲何事也？寧川師友盛言篤實者，復謂誰何？既曰篤實，而自知其有談玄說妙之過，則又何故而反疑學之有捷徑，因以墮於輕易放曠之失耶？凡此曲折，皆所未曉，更俟詳以見告，然後可議也。

子約之言，蓋爲近之，而主一無適者，亦必有所謂格物窮理者以先後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蠭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飾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凡此皆因來喻而及之。而程子之

▶ 孫自修：字는 敬甫·敬父，宣城人。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5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答孫敬甫：定州本‘答孫敬甫【寧川四友】’；《全書》‘答孫敬甫【自修】’

兩言，雖所未論，猶將力爲賢者陳之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²⁾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反復來書，覺有俊氣，顧恐於此有不屑耳。誠能折節而屈首於斯焉，其必有以得之矣。《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爲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使還布此，薄冗不暇他及。【“寧川”：疑指宣城。蓋敬甫宣城人，而宣城亦稱寧國。】

(知舊門人問答243-2)

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功，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郟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知舊門人問答243-3)

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

2) 當人：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³⁾ 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⁴⁾ 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⁵⁾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卜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壩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

3) 敬常爲主：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4) 所居……大路：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5) 釘釘膠粘：定州本에는 [추가 ‘釘釘 못박아 굿게 혼단 말시오. 膠粘 풀붓터듯 혼단 말이라.』가 있다.

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托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瞑⁶⁾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瞑⁷⁾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所詢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杲老”：宗杲，“張侍郎”：張九成】

(知舊門人問答243-4)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

6) 瞑：[予予‘瞑’，唐本作‘瞬’。《韻會》，“‘瞬’，本作‘瞬’，目動也。”下同。]이 있다；
《全書》‘瞬’

7) 瞑：《全書》‘瞬’

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⁸⁾，只是說得個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個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知舊門人問答243-5)

所論才說存養⁹⁾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¹⁰⁾，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正命之說，乃是平日修

8) 格物致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9) 存養：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10) 他：定州本 ‘也’

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也。

節要0374(1807) (知舊門人問答244-1~2) (卷18:11右) (晦庵集 卷63)

答孫仁甫【自任】

(知舊門人問答244-1)

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隳，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隳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托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隳也，不亦宜乎。賢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偃偃也。

▶ 孫自任：字는 仁甫.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知舊門人問答244-2)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¹⁾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²⁾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

1) 可：定州本‘爾’

2) 下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75(1808) (知舊門人問答245-1~3) (卷18:12左) (晦庵集 卷63)

答余正甫

(知舊門人問答245-1)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¹⁾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²⁾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同，同卽且爲荊·舒以禍天下”，則僕

▶ 余正甫：字는 正甫·正父.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解經……同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尙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知舊門人問答245-2)

受弔.³⁾

去歲北使弔祭，君臣皆衰服，受之殯宮。但辭日適當南內問安之日，遂卽其處吉服受之，不知何故如此？又聞頃時高宗之喪，王丞相必欲歸南內見使人，會有力爭之者，遂不果。未聞正衙受弔之說，不知何從得之也？

短喪。

向見孝宗爲高宗服，旣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熹嘗有文字論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熹旣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知後來竟如何

3) 受弔：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也。今詳來喻，欲以襦幘居喪，而易皂衫爲禪，固足以爲復古之漸，然襦幘本非喪服，而羔裘·玄冠，又夫子所不以弔者，是皆非臣子所以致哀於君父之服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襦幘以禪，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祔除衰，而皂巾·白涼衫·青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綿蕪，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初喪便當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幘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爲合禮。】

魏元成加服。

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爲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徵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期，而其婦之親疏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失。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

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緦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并⁴⁾贓也。

神坐上右

漢儀后主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則是東向·南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與其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祀”，《詩》云“既右⁵⁾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以右爲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未便也。

4) 并：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併’

5) 右：定州本‘有’

(知舊門人問答245-3)

居喪朝服。

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涖事耳。想不至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嫡婦爲期，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也。

“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鄭氏既以上爲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

爲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

節要0376(1809) (知舊門人問答246) (卷18:17右) (晦庵集 卷63)

答周深父

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¹⁾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²⁾ 若只如此馳驚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 周濂：字는 深父.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然後開卷方有所益：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77(1810) (知舊門人問答247-1~4) (卷18:17左) (晦庵集 卷64)

答鞏仲至【豐】

(知舊門人問答247-1)

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¹⁾不牢實耳。 “輕棄簞瓢”之句，令人深省，顧未知眞樂所在²⁾，則雖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個著力處³⁾，乃足恃耳。武夷續詩，讀之無非向來經行所歷，景物宛然，益歎摹寫之妙。詩序縱橫放肆，多出前人未發之祕。但詆江西而進宛陵，不能不駭俗聽耳。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閒暇蕭散，猶有魏·晉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

▶ 鞏豐：1148~1217. 字는 仲至, 號는 栗齋.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1) 根：定州本에는 [소주 當作‘跟’.]이 있다.

2) 眞樂所在：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別有個著力處：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則恐論者有未盡察也。『“根”：當從足，“江西”：黃山谷，“宛陵”：梅聖俞。』

(知舊門人問答247-2)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⁴⁾”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⁵⁾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鄙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

4) 忠信所以進德：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修辭立誠以居業：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貺，則意益厚矣。顧惟頓⁶⁾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⁷⁾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

6) 頓：定州本에는 [추가 '頓', 與'鈍'通用.]이 있다.

7) 於：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于’

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⁸⁾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此有一黃子厚⁹⁾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¹⁰⁾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¹¹⁾此亦非細事也。〔“黃子厚”：銖。“放翁”：陸務觀。〕

8) 製：《全書》‘制’

9) 黃子厚：海州本에는 [추가 ‘黃銖’]가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소주 ‘名銖’]가 있다.

10) 放翁：海州本에는 [추가 ‘陸務觀.’]이 있다.

11) 矣：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知舊門人問答247-3)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熹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從頭看得一過，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有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英·莖¹²⁾·韶·護之雅正者也。鄙見如此，幸試思之，以爲如何也？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却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

12) 英莖：定州本에는 [추가 ‘英·莖’, 太古之樂.]이 있다.

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

(知舊門人問答247-4)

新詩見寄，尤荷不鄙，讀之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當此炎燠，洒然如¹³⁾狶寒門而濯清風也。記文更定，莊重詳實，足以傳遠，悟老真不朽矣。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却爲大耳三藏覷見。氣候不佳，故舊中時復塌了一兩人，令人鬱鬱。仲止不謂乃能自立如此，深可愛敬，尤喜南澗之有後，足強人意也。

【“狶”：音貢，飛至也。“大耳三藏”：西域胡僧觀心事，見《太平通載》。
“仲止”：韓无咎之子，名述。“南澗”：无咎號也。】

13) 如：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78(1811) (知舊門人問答248) (卷18:22右) (晦庵集 卷64)

答易簡 【《語類》有林易簡，此或其人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須許多閒說話也。

▶ 林易簡：字는 一之，漳州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3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79(1812) (知舊門人問答249) (卷18:22左) (晦庵集 卷64)

答何倅

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¹⁾“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系²⁾乎心君宰與不宰耳。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⁴⁾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爲人欲矣。

▶ 何倅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曰：定州本에 [추가 ‘曰’, ‘《禮記》曰’也.]가 있다.

2) 系：海州本·定州本·《全書》 ‘係’

3) 耳：海州本·定州本 ‘爾’

4) 其要……言矣心：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80(1813) (知舊門人問答250) (卷18:23右) (晦庵集 卷64)

答江彥謀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¹⁾道之極致，物我固爲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³⁾，《正蒙》之作復何爲乎？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⁴⁾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⁵⁾

▶ 江彥謀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 1) 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2) 之極……固爲：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3) 矣，然豈……多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4) 一：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 5) 一：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⁶⁾ 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爲己⁷⁾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⁸⁾，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爲如何？

6) 小差……眞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爲己：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8) 止：海州本·定州本 ‘至’

節要0381(1814) (知舊門人問答251-1~3) (卷18:24右) (晦庵集 卷64)

答吳尉

(知舊門人問答251-1)

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尉。¹⁾ 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²⁾

(知舊門人問答251-2)

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 吳尉：吳氏 姓의 縣尉를 지칭하며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尉：[두주 ‘尉’，唐本亦作‘尉’。《韻會》，“‘慰’通作‘尉’。本無心，後俗所加。”]가 있다；《全書》‘慰’

2) 然聲……心也：海州本에 방점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知舊門人問答251-3)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³⁾，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3) 守官……勤謹：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82(1815) (知舊門人問答252) (卷18:24左) (晦庵集 卷64)

答卓周佐

示喻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喻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熹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宛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己爲學¹⁾，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 卓周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反己爲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節要0383(1816) (知舊門人問答253-1~3) (卷18:25右) (晦庵集 卷64)

答任行甫

(知舊門人問答253-1)

治甲銷鈔，足見州郡相知之意。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¹⁾
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知舊門人問答253-2)

塵中汨沒墜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
漑，勿令斷絕，爲庶幾爾。

(知舊門人問答253-3)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

▶ 任行甫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敦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便得脫否”：先是州府委行甫以賣鹽事，先生勸其力辭，故此問其得脫否。○蓋賣鹽本幕官職事，行甫以監當處之爲未穩故也。〕

節要0384(1817) (知舊門人問答254) (卷18:26右) (晦庵集 卷64)

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¹⁾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 江端伯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熟讀沈思，反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85(1818) (知舊門人問答255) (卷18:26右) (晦庵集 卷64)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¹⁾ 所謂格物云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 趙民表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格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86(1819) (知舊門人問答256) (卷18:26左) (晦庵集 卷64)

答陳謩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熹非其人也。所論爲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 陳謩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87(1820) (知舊門人問答257) (卷18:27右) (晦庵集 卷64)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¹⁾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爲哉？²⁾ 致知以明之³⁾，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聘於末流，竭精憊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⁴⁾ 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

▶ 劉朝弼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撫：[두주 ‘撫’, 唐本从木.]이 있다；《全書》‘撫’

2) 君子……爲哉：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3) 以明之：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以守之……學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⁵⁾，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空處：唐本亦脫。】

5) □□□□：《全書》‘心存得失’

節要0388(1821) (知舊門人問答258) (卷18:28右) (晦庵集 卷64)

答姚棣【一云‘答盧粹中’.】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尙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¹⁾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幸甚甚。

▶ 姚棣：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要在：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389(1822) (知舊門人問答259) (卷18:28右) (晦庵集 卷64)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陸刪定”：象山嘗爲勅令所刪定官。』

▶ 李伯敏：字는 敏求·好古. 高安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390(1823) (知舊門人問答260) (卷18:28左) (晦庵集 卷64)

答孫吉甫

所喻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²⁾，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夫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³⁾，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未由相見，幸且勉力。

▶孫枝：字는 吉甫，鄆縣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2) 夫知……之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 道體之全：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91(1824) (知舊門人問答261) (卷18:29右) (晦庵集 卷64)

答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一’恐當作‘七’。』¹⁾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²⁾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³⁾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⁴⁾發焉，而心⁵⁾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⁶⁾此

▶ 湖南諸公：湖南지역의 학자들. 南軒과 五峯의 諸門人을 이른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一恐當作七：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當體：定州本에는 [추가 ‘當體’, 於當身也.]가 있다.

3) 中：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4) 性：定州本에는 [소주 ‘性’恐當作‘修’.]가 있다.

5) 心：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6) 和：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⁷⁾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⁹⁾：“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¹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¹¹⁾：“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¹²⁾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¹³⁾涵養一段工夫¹⁴⁾，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¹⁵⁾，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¹⁶⁾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

7) 此則……然也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8) 之答：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9) 又曰：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又曰：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1) 又曰：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2) 心：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3) 平日：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4) 一段工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5) 深潛純一之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¹⁷⁾，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哀樂之性”：‘性’恐當作‘情’。〕

16) 雍容深厚之風：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7) 凡言……而言：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392(1825) (知舊門人問答262) (卷18:30左) (晦庵集 卷64)

答或人

爲學兩途，誠如所喻，然循其序而進之，亦一而已矣。
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
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
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
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八

節要0393(1826) (知舊門人問答263-1~6) (卷18:31右) (晦庵集 卷64)

答或人【一云‘答劉公度’.】¹⁾

(知舊門人問答263-1)

大抵讀書先且虛心²⁾考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悖理，然非經文本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³⁾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藏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知舊門人問答263-2)

前書妄論，想荷不鄙，然亦未知果中理否，但所聞於師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6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一云答劉公度：《全書》‘自此已下共十書，元題〈答或人〉，一云其間是答劉公度.’

2) 虛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政：海州本·定州本 ‘正’

友者如此，驗之聖賢之言又如此，竊獨安之，不敢自棄以徇流俗耳。執事議論文章多出於忠厚之意，反身自求⁴⁾，宜有以自樂⁵⁾者，乃獨以無名爲患，不得試爲憂，而欲思其次者，何耶？題跋用意尤懇惻，推此足以善一世之俗矣，歎服之深⁶⁾，不容復措詞也。

(知舊門人問答263-3)

當惻隱時體其仁。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個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⁷⁾ 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爲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前章所譏初學躡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爲證也。〔“無垢”：張九成 子韶。〕

察於天行【止】樂循理也。

4) 反身自求：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宜有以自樂：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6) 深：海州本·定州本 ‘餘’

7) 踐履之實：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窮理⁸⁾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⁹⁾ 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不必言觀物而度¹⁰⁾諸身¹¹⁾”者，蓋已說破此病，況又加所謂宛轉者焉，則其支離間隔之病，益已甚矣。

(知舊門人問答263-4)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間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¹²⁾汰之，庶幾內外俱進¹³⁾，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

8) 窮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9) 知其……不謬：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0) 度：[두주 ‘度’，唐本作‘反’.]이 있다；《全書》‘反’

11) 物我……諸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2) 陶：海州本에는 [추기 ‘陶’·‘淘’通.]이 있다.

13) 內外俱進：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知舊門人問答263-5)

大抵所論多未著實，不周匝，又時爲險句奇語軒輊於其間，尤覺不穩當。似是看文字少，又忽略了平易處，而專揀艱難高遠底看，故其用力愈勞，而爲說愈雜。可試更思之，復以見示，幸幸。

(知舊門人問答263-6)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

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今問頭自有病痛，答者又不能一剪剪斷，直下剖判，言愈多而道愈遠矣。

見善明是平日功夫， 用心剛是臨事決斷， 二者皆不可闕， 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 不然， 則其所謂剛者， 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

節要0394(1827) (知舊門人問答264) (卷18:34右) (晦庵集 卷64)

答劉公度 〔孟容〕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¹⁾，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麤²⁾心看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

▶ 劉孟容：字는 公度.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彼自……講學：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綱學目張，有自然省力處。³⁾ 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湖湘”：張南軒。』

胡文定《春秋》曾熟看否？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撫⁴⁾不草草也。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⁵⁾

2) 麤：《全書》‘粗’

3) 久之……力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撫：《全書》‘模’

5) 此道……望也：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節要0395(1828) (知舊門人問答265) (卷18:35左) (晦庵集 卷64)

答或人¹⁾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眞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答或人：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答劉公度’에 속하여 이어져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十九 諸子目錄 【續集】

〔黃直卿〕 見二卷。

〔蔡季通〕 見十卷。

〔蔡伯靜〕 亦見《語類》。名淵，號節齋。西山之子，與弟九峯皆不仕，恩德不耀。有《易訓解》。

〔蔡仲默〕 名沉，號九峯。著《書傳》。餘見上及《言行錄》。

〔劉晦伯〕 《史》，“名燦。建陽人。與弟炳受學于朱·呂。舉進士後僞禁興，從武夷山講道，築雲莊山房，終權工部尚書。諡文簡。多著述。厚重純一，奮忠陳謀。建陽有雲莊書院。”

〔劉韜仲〕 《實紀》，“名炳。雲莊之弟。進士官朝請大夫。先生稱兄弟他日皆未可量。”○《姓原珠璣》，“先生著書，多與之論訂。諡文安。號睦堂。”

〔呂東萊〕 見一卷。

〔田侍郎〕 名子真。

〔章侍郎〕¹⁾ 《史》，“名穎，字茂獻。臨江軍人。奏

1) 章侍郎: [두주 按, 以兵部罷後, 起遷禮部尚書, 升侍讀. ‘貞’, 翰墨全書作‘直’.]이 있다.

名第一，仕至權兵部侍郎。力辨趙汝愚之誣。”○《姓原》云：“風規峻整，踐履端貞，凜乎如秋霜烈日。”○諡文肅。

〔郭察院〕 名方瑞。

〔羅參議〕 名博文，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受學李延平，以道學行誼，稱於世。先生與之遊，卒，狀其行。○汪玉山知成都辟公參議官。

〔羅縣尉〕 亦沙縣 羅也。未詳其名。

〔趙昌甫〕 見十四卷。

〔江隱君〕 見七卷作‘江元適’。

〔饒廷老〕²⁾ 《實紀》，“名幹。昭武人。進士，知德安軍。”○先生稱孝謹敦實，自力學問。○《一統志》，“知長沙。從學朱子甚篤。”

〔劉德修〕 見七卷。

〔方耕道〕 見十一卷。

〔儲行之〕

〔黃子厚〕 見八卷。

〔劉平父〕 見八卷。

〔方伯謨〕 見十卷。

2) 饒廷老：[두주 ‘德’, 《實紀》作‘懷’.]가 있다.

〔俞壽翁〕 見十四卷。

〔余景思〕 《實紀》，“名元一，興化軍仙遊人。進士，終池州通判。”

〔江清卿〕 名明，建陽縣人。先生銘其墓，稱恬曠虛遠，安靖篤實。○不仕。

〔毛朋壽〕

〔馮奇之〕 《實紀》，“名椅，號厚齋，南康都昌人。進士，江西運幹。著《易書》等輯說。”○《一統志》，“性敏博，受學朱子。家居授徒，祠于學。”

〔長子受之〕 名塾，受學於呂東萊。不幸早卒。

〔劉韜仲〕 見本卷。

〔李繼善〕 見十八卷。

節要0396(1901) (續集01) (卷19:01右) (晦庵集續集 卷1)

答黃直卿 〔幹〕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僞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閒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比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

▶ 黃幹：1152~1221. 字는 直卿, 號는 勉齋.

[編輯考]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爲佳。

時事大概，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跼蹐也。【“黃商伯”：灝】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

得《絜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調，深負愧歎¹⁾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²⁾？

近日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愈見徑直。³⁾ 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若在後山，此

1) 歎：定州本‘恨’

2) 然於……異耶：海州本에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3) 此理……徑直：海州本에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林明州”：栗。』⁴⁾禮書⁵⁾可早爲之，趁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卽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謂能言空⁶⁾如鸚鵡者爲不虛矣。⁷⁾ 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⁸⁾操存涵養耶⁹⁾？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

4) 林明州栗：海州本‘林栗’

5) 禮書：《全書》에는 없다. 今按: 내용상 임의로 넣은 것이다.

6) 空：海州本에는 [추가 ‘空’當作‘眞.’]이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소주 ‘空’, 本語作‘眞’. 今館本作‘空’, 恐非.]가 있다.

7) 今日……不許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8) 若此……更說甚：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9) 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害者，亦何必實有事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空如鸚鵡”：‘空’當作‘眞’。今館本作‘空’，非。】¹⁰⁾

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人不無可恨耳。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不爲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¹¹⁾

10) 空如……空非：海州本에는 없다.

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既不如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¹²⁾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林子武”：名夔孫。〕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11) 好朋……念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2) 林子武：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소주 ‘子武’, 名夔孫.]이 있다.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吾人所處，着介“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見朋友殊少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

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況於常人。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碁，亦可笑。豈亦大家行着一个不好¹³⁾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宋景濂〈畫獅帖跋〉云：“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疆，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爲慾奪，正大之情，不以私汨，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櫻，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¹⁴⁾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眞僞難卞¹⁵⁾，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殼夾雜之流不須大

13) 好：定州本‘善’

14) 宋景……勉之：海州本에는 없다.

15) 卞：《全書》‘辨’

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¹⁶⁾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¹⁷⁾半个¹⁸⁾，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

學古，魯叔相繼逝去，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¹⁹⁾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爲世排斥²⁰⁾，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²¹⁾？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

16) 此書：定州本에는 [추가 此書, 《儀禮》也.]가 있다.

17) 个：《全書》‘個’

18) 个：《全書》‘個’

19) 蚤：《全書》‘早’

20) 斥：定州本‘仵’

21) 自非……及此：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釋·老耳。其弟學履 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簀，以爲不欲拂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尙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祕卽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²²⁾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美。²³⁾惜乎前

22) 渠：定州本에는 [추가 '渠예와몇날예']가 있다.

23) 美：《全書》'表'

此無以此理譬咳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

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修己²⁴⁾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儇浮之習，非細事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

24) 讀書修己：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傷惜。

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尚未到，聞已有臺章指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大隱約，號爲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尙以不及見止爲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鄙，況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個人填窠子，圖得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²⁵⁾，亦非細事。可且勉力講論，令其反己，着實用功²⁶⁾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橫生浮議也。

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脈，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

25) 以善……者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6) 反己着實用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劉砥，字履之；礪，字用之，三山人。』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耶？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已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模·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

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翬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²⁷⁾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學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獃足矣。『“通老”：楊楫.』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²⁸⁾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仙游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系²⁹⁾僞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仲乃大不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此說”：謂‘不系僞學’四字.』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³⁰⁾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

27) 大抵：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8) 而：定州本에는 없다.

29) 系：海州本·定州本·《全書》‘係’

30) 樓大防：海州本·定州本‘樓大防鑰’

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擿剝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樓大防”：鎬。“擿”：徂含切，取也。』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太³¹⁾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³²⁾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³³⁾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卿掛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³⁴⁾

聞有奏事之命，見已寫書，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卽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

31) 太：海州本·定州本‘大’

32) 濶：定州本‘闕’

33) 今敬子……相干也。：海州本에는 없다.

34) 見謀於……不難矣：海州本에는 없다.

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³⁵⁾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度否耶？³⁶⁾

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³⁷⁾ 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風永嘉爲甚。】

35) 聞有奏……著龜也：海州本에는 없다.

36) 聞欲遷……度否耶：海州本에는 없다.

37) 亦須說……乃佳：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97(1902) (續集02-1~2) (卷19:16左) (晦庵集續集 卷2~3)

答蔡季通 〔西山先生〕

(續集02-1)

所喻已悉. 但區區方持此戒, 不欲輒破之, 故不敢承命. 亦爲賢者慮之, 恐只中甚自愧, 便是病根. 不若從此痛自斬絕, 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 不必更爲月攘之計, 以俟來年, 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 而胸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 如其不然, 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 臨事之際, 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 某實懼焉. 三復來書, 竊意方當落筆之時, 天下之義理皆小, 而此事獨大也. 不然, 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 以左右之高明, 區區常竊愛慕, 深不欲其如此, 故竭底蘊. 幸熟察而深思之, 則不惟某之幸, 實朋友之幸, 吾道之幸也. 昨日讀《通鑒》, 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 以至於殺身亡宗

▶ 蔡元定: 1135~1198. 字는 季通, 號는 西山.

[編輯考] 같은 이름 아래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閒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他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卽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他處惹客生事也。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修¹⁾之爲愈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²⁾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他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

1) 緘口內修：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愛養……工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日³⁾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⁴⁾，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克己之日”：‘日’恐當作‘目’。』

《語錄》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概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參。⁵⁾ 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卽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⁶⁾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⁷⁾ 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

3) 日：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소주 ‘日’恐當作‘目’.]이 있다.

4) 實下……防檢：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參：海州本·定州本·《全書》‘矣’

6) 此亦須更：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可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爲已得，非若今人縣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爲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爲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

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救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⁸⁾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幸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⁹⁾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¹⁰⁾如此發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¹¹⁾存心

8) 強：定州本‘疆’

9) 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10) 不必：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11) 只合且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卽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游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攜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未歸”“束裝”：皆先生自謂。〕

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效也。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¹²⁾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呆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君說閣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

公濟山頭日用功¹³⁾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

12) 罪：海州本·定州本·《全書》‘非’

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¹⁴⁾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卽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閒坐，又貪溫養工夫¹⁵⁾，不暇安排文義耳。

白鹿 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卽有田亦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

13) 山頭日用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14) 遂：定州本‘且遂’

15) 溫養工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全書』‘溫卷工夫’

谷支¹⁶⁾也。『“大隱”：屏在武夷山。“堂”：疑指仁智堂也。』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他，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一統志》，“龍湖山，在建陽縣西崇化里。山頂有古庵，石門柴扉，暎帶前後，又有雙井，號龍湖。”然先生築書堂於此，他未有考。更詳之。』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卽賀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

或入太源，告爲致問。公濟既平心和氣¹⁷⁾以觀義理之所在，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

16) 支：定州本에는 [추가 ‘支’, 支給也.]가 있다.

17) 平心和氣：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¹⁸⁾，無爲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作，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奈何奈何！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忙脚亂也。

日邊人尙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貞復䷗悔夬䷪。

○此疑先生上章辭職，而令西山筮出處，遇此卦，故云云。但據《啓蒙》，當占夬初上爻，而今占象辭，未詳。〕

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¹⁹⁾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鷄

18) 讀書理會義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19) 於：定州本‘論’

也。

山水之勝，目所未睹，堊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辨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即上廬山，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雨，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

某見治再辭²⁰⁾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甚事？不如且跽伏過此殘生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喑默而冒受也。

20) 辭：《全書》‘祠’

(續集02-2)

昨日之別，令人黯黯。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²¹⁾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以下書，皆季通遷謫後所遣也。』²²⁾

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僦居寬廣，價物²³⁾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²⁴⁾

三哥爲況如何？想不廢讀書作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所講，殊覺憤憤。

『“三哥”：指仲默』

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²⁵⁾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

21) 調節……切戒：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22) 以下書……遣也：海州本에는 소주로 되어있다.

23) 價物：《全書》‘物價’

24) 高懷……安也：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他日爲劉安之鷄犬耳。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賤迹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通，亦一幸也。

三哥所苦痼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着頭緒²⁶⁾讀書²⁷⁾，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²⁸⁾閒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²⁹⁾，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

精舍闐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³⁰⁾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

25) 史：海州本·定州本‘更’

26) 着頭緒：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7) 讀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8) 久之……異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29) 看得破，把得定：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0) 間亦……懼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眞³¹⁾不啻九牛毛，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陳廷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爲人所敬耳。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若來喻所謂非入靜³²⁾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自³³⁾爲擾擾，不能一意向裏涵泳。【“楊子直”：名方。“趙忠簡”：鼎。“李參政”：光。“胡澹庵”：銓。“營道”：縣在道州，西山謫道州，故言及此。“王參政”：當指次翁。】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霈宥，盡釋繫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省事。閒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

31) 眞：《全書》‘其’

32) 入靜：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3) 自：《全書》‘省’

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³⁴⁾

平生謾說隨時之義³⁵⁾，只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34) 只好閉目靜坐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35) 隨時之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398(1903) (續集03) (卷19:28右) (晦庵集續集 卷3)

答蔡伯靜

自尊丈行後，惘惘至今²⁾不能平。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他害，只是如前年遠出一番耳。【臨川 曾景憲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可免徒步之勞也。】³⁾

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正爲此耳。

▶ 蔡淵：1156-1236. 字는 伯靜, 號는 節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2) 至今：海州本·定州本 ‘□□’

3) 臨川……可免徒步之勞也：《全書》에는 본문으로 편집되어 있다.

節要0399(1904) (續集04) (卷19:28左) (晦庵集續集 卷3)

答蔡仲默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¹⁾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

▶ 蔡沉：1167~1230. 字는 仲默, 號는 九峯.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直須……王之：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00(1905) (續集05) (卷19:29右) (晦庵集續集 卷4上)

答劉晦伯

某以按發贓吏之故，諸公相害不遺餘力。獨賴聖主保全，未至斥逐耳，其勢豈可復出？到官之後，或更有一唐仲友，又作如何處置耶？只得力辭，得罪亦無如之何。但兩脚不可過分水嶺一步耳。

武夷精舍已成，近與諸生往留旬日甚適，但屋宇未備耳。

▶ 劉燾：1144~1216. 字는 晦伯, 號는 雲莊.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01(1906) (續集06) (卷19:29左) (晦庵集續集 卷4下)

答劉韜仲

得子澄書，盛稱韜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讀書既有程課，想日有趣。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

▶ 劉炳：字는 韜仲，號는 睦堂，悠然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02(1907) (續集07) (卷19:29左) (晦庵集續集 卷5)

答呂東萊

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二¹⁾，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 呂祖謙：1137~1181. 字는 伯恭, 號는 東萊.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二：《全書》‘三’

節要0403(1908) (續集08) (卷19:30右) (晦庵集續集 卷5)

與田侍郎【子眞】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¹⁾，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²⁾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污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³⁾玄也。【“攢”：疑‘趨’之誤。‘趨’，漢語‘促之’也，又‘縮之’也。通作‘僨’。】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閒中

► 田子眞

〔編輯考〕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向裏存心窮理：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只有……命耳：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3) 大：海州本·定州本 ‘太’

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尙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眞可惜也。

昨日季通說舊居山水甚勝，棄之可惜。新居近城，以此間⁴⁾事體料之，必不能免人事之擾。只如使節經由，不容不見，便成一迎送行戶。⁵⁾應接言語之間，久遠豈無悔吝？今年尤覺不便，始悟東遷⁶⁾之失計。賢者異時亦當信此言也。

聞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其間亦有相識相聞者，恨無由相會聚切磋耳。近觀時論日就卑鄙，而吾黨之士相繼而出，似猶未艾。天意儻遂悔禍，則亦不爲無可用之人矣。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某氣痞筋攣，日以益甚。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來書前後不同，東閣郎君之說，蓋出老丈。向得其書，亦自言此意甚勤懇。然事始已行，不可復收矣，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楊子直·黃商伯乞宮觀而

4) 此間：定州本에는 [추가 ‘此間’, 謂考亭也.]가 있다.

5) 行戶：定州本에는 [추가 ‘行戶’, 猶遞所之類.]가 있다.

6) 東遷：定州本에는 [추가 ‘東遷’, 考亭也.]가 있다.

遭繳，豈有某却望復職致仕而求恩澤之理？雖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況今不作奏，不通廟堂書劄，而陳乞狀內亦不敢叙歷任年月，其意亦自可見也。昨日又得黃仲本書云，得親戚書，議者方欲申嚴謝事條制。渠是謝·胡姻家，語必非妄，此亦似是有爲而發。若但驅逐，不容更在仕路，猶是善意。萬一或是以此速其必來而因以治之，亦無可避之策，只得依經據禮，冒昧向前，看他如何區處。若幸得一章，痛加排詆，置之竄斥不容休致之地，卽在我者，亦有辭矣。⁷⁾不審明者以爲如何？演山觀瀑之約，夢寐不忘。然須病軀稍堪扶持，及此一事結斷了絕，始可出入，以此反增煩懣耳。〔“謝”：深甫，“胡”：絃〕

7) 只得……辭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04(1909) (續集09) (卷19:32左) (晦庵集續集 卷5)

與章侍郎【茂獻】

頃幸同僚，寔深慰喜。雖趣尚之同¹⁾，彼此嘿喻，然未嘗得從容傾倒，以圖事變之所終極，而遂匆匆去國，至今以爲恨也。昨聞忠言正論愠于群小，遂以口語翩然西歸，嘗附一書於上饒，少致區區高仰之意，而車騎已遠，遂不可及。但有懷想，不能爲情。近得張元德書，竊聞還家爲況甚適。吾人私計固應隨處而安，但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誠齋久不得信，不知成行否？九級浮圖八級已了，只欠此一級，固當爲天下惜之也。

► 章穎：1141~1218. 字는 茂獻.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同：海州本·定州本 ‘圖’；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추가 ‘圖’，或云：“當作‘同’.” 未知是否.]가 있다.

節要0405(1910) (續集10) (卷19:33右) (晦庵集續集 卷5)

答郭察院【邦瑞】

忽聞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此於賢業爲有光，顧在治朝爲可恨耳。偶在病中，聞之增氣，與士友言，亦未嘗不俯而歎仰而賀也，鄉黨交游與有光寵，其何幸如之！

▶ 郭方瑞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06(1911) (續集11) (卷19:33左) (晦庵集續集 卷5)

答羅參議

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眞欣天¹⁾得三日之款。其名²⁾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但云頃在富陽，與尊兄辨論甚苦，是時左右似未以外學爲不然，却與前此相聚時所聞小異，何耶？汪丈日相聚，所講論者何事？當有可見語者。³⁾ [“眞欣天”：疑是‘與欽夫’。‘名’：當作‘資’。]

《記善錄》荷傳示，甚慰所望。亟作書遣人，未及細觀。然其大致可見，於此始得聞和靜⁴⁾言行之詳。蓋其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祁居之相見，其議論云何？有可以見示者

▶ 羅博文：1116~1168. 字는 宗約, 宗禮.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眞欣天：《全書》‘與欽夫’[교감주 ‘與欽夫’，原作‘眞欣天’，據小注及康熙本改.]

2) 名：《全書》에는 [교감주 《記疑》云, “‘名’疑有誤. 四庫全書本作‘天’.]이 있다.

3) 九月……語者：海州本에는 없다.

4) 和靜：《全書》‘和靖’

否？龜山〈論語序〉本爲世學膠固，學者類多以分文析字，執辭泥迹爲務，故有視其所視，遺其所不視之說。但所引用之事，從《莊》·《列》中說作太過，遂致微失本意，却似精粗本末真有二致，所以中間竊以爲疑。非疑其意，特疑其語耳。後見張欽夫·吳晦叔，乃知文定亦嘗疑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幸有以見教。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義不可及”：‘義’疑當作‘幾’。】

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⁵⁾。今於六經未能徧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爲務，則已未爲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⁶⁾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⁷⁾ 幸幸甚甚！⁸⁾ 恨未

5) 學之……可守：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6) 時得：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7) 書問……欺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得質之高明也。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筭著痛處，亦可笑耳。何叔京秋間相過少款，相與懷想高致者，俱不自勝也。『“西林”：先生從延平學，寓於西林院。』

8) 幸幸甚甚：《全書》‘幸甚幸甚’

節要0407(1912) (續集12) (卷19:35左) (晦庵集續集 卷5)

答羅縣尉【南劍 沙縣人】¹⁾

讀書治病之說，誠如所喻，但古人之學以²⁾莊敬持守爲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³⁾循序專一，反復玩味，一日之課，不可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劫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 羅縣尉：沙縣 지방의 羅氏 縣尉이다.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南劍沙縣人：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古人之學以：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至於……又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08(1913) (續集13) (卷19:35左) (晦庵集續集 卷6)

與趙昌甫〔蕃，號章泉。〕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¹⁾，不可以目下少寬，便自舒肆。況所謂少寬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黃乃以力贊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令人²⁾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警³⁾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宛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⁴⁾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游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

► 趙蕃：1143-1229. 字는 昌父(昌甫), 號는 章泉, 諡는 文節.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謹之……又畏：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令人：定州本에는 [추가 ‘令人’, 善人也.]가 있다.

3) 警：《全書》‘察’

4) 少：定州本 ‘小’

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污染也。【“呂紫微”：本中。】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⁵⁾。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⁶⁾，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歲卽上。計較平生，已爲優幸。獨恨爲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5) 入靜行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6) 亦隨……功夫：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10(1914) (續集14) (卷19:37右) (晦庵集續集 卷6)

答江隱君 〔詠〕

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¹⁾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²⁾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便從此反本還源，心與理一³⁾去⁴⁾，豈有剩法哉？若如吾丈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⁵⁾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

▶ 江泳：1124~1172. 字는 元適, 號는 西莊.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皆要……可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體會履踐：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反本……理一：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去：[두주 唐本作註, “一去之‘去’, 疑.”]가 있다.

5) 門：定州本 ‘問’

也。故日用之間，內主於⁶⁾敬而行於⁷⁾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爲對仁之義乎？爲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6) 日用……主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7) 而行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410(1915) (續集15) (卷19:38右) (晦庵集續集 卷6)

與饒廷老

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¹⁾

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眞贋始判矣。

► 饒幹：字是 廷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能碎……何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11(1916) (續集16) (卷19:38左) (晦庵集續集 卷6)

答劉德修 〔光祖〕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戶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奇效，恨不得一扣玄旨。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¹⁾ 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 劉光祖：1142~1222. 字는 德修, 號는 後溪.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往者……場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12(1917) (續集17) (卷19:39右) (晦庵集續集 卷6)

與方耕道〔未〕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罄忠益，來喻乃欲公廳摺笏，納笏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己，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群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關¹⁾兩人，遊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 方未：字는 耕道，號는 困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關：海州本·定州本·《全書》‘辟’

節要0413(1918) (續集18) (卷19:39左) (晦庵集續集 卷6)

答儲行之

麻沙，貧民至有餓而死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劍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再煩左右一來，權領一職，直趨崇化，麻沙，往來監糶，并措置救荒事目，以俟事之略定而歸¹⁾，似亦無不可者。自今以往，境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創，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己忘物之說，以誤遠圖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²⁾

▶ 儲行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歸：定州本 ‘後’

2) 附見：海州本에는 없다.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³⁾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⁴⁾兄⁵⁾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兄雖壞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某惶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

〈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爲辨一石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

3) 僕本……窮而：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4) 直須……遠矣：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5) 兄：《全書》‘凡’

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大抵欲面言者無他，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⁶⁾ 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

6) 觀人……之故：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14(1919) (續集19) (卷19:41左) (晦庵集續集 卷7)

答黃子厚【銖】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祕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啓，世間群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 黃銖：1131~1199. 字는 子厚, 號는 谷城.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15(1920) (續集20) (卷19:42右) (晦庵集續集 卷7)

與劉平父

平父至彼，可與伯修昆仲熟議居止處。前此某嘗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誰主倡此說，眞賊伯修昆仲者也。夫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況啓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¹⁾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丈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修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尙在胡丈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²⁾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

▶ 劉坪：1138~1185年，字는 平父·平甫，號는 七者翁·七省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不：海州本·定州本·《全書》‘其’

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修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修，爲前人羞辱而已。

2) 必有交：海州本·定州本‘必交’

節要0416(1921) (續集21) (卷19:43右) (晦庵集續集 卷7)

與方伯謨

閒中不能無爲，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熟”：館本作‘然’，唐本作‘能’。三字恐皆未安。]]

▶ 方士繇：1148～1199. 字는 伯謨, 號는 遠庵. 莆田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17(1922) (續集22) (卷19:43右) (晦庵集續集 卷7)

答俞壽翁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
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
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
想。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
如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

▶ 俞廷椿：字는 壽翁，臨川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18(1923) (續集23) (卷19:43左) (晦庵集續集 卷7)

答余景思

間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¹⁾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 余元一：字는 景思.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1) 可：海州本·定州本 ‘有可’

節要0419(1924) (續集24) (卷19:44右) (晦庵集續集 卷8)

答江清卿

伯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爲自
衒鬻者，此意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
不當共爲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 江明：字는 清卿。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20(1925) (續集25) (卷19:44右) (晦庵集續集 卷8)

答毛朋壽

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
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

▶ 毛朋壽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4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21(1926) (續集26) (卷19:44右) (晦庵集續集 卷8)

答馮奇之【椅】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¹⁾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²⁾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人之助也？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二呂”：燾·煥』

▶ 馮椅：1140~1232. 字는 儀之·奇之, 號는 厚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世間：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致知……俟死：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3) 至：[두주 唐本旁註, “至’字疑.”]가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기 底本小注云, “獨至”至’字疑. ‘至’, 康熙本作‘立’.]이 있다.

節要0422(1927) (續集27) (卷19:44左) (晦庵集續集 卷8)

與長子受之 〔塾字也.〕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筭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筭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¹⁾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 朱塾：1153~1191. 字는 受之. 朱熹의 長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居：海州本·定州本 ‘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²⁾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

2) 不拘……是取：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³⁾先討⁴⁾店權歇泊定，卽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卽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況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卽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得瞻拜郎中公

3) 州：海州本·定州本‘州日’

4) 討：定州本에는 [추가 ‘討’, 求也.]가 있다.

几筵。今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詣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并俟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刺，并以刺謁其弟。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乞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大丈奄棄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令某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爲道自愛。”又再拜，趨出。【大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要張皇顛錯。】⁵⁾

5) 大抵……顛錯：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423(1928) (續集28) (卷19:48右) (晦庵集續集 卷8)

韋齋與祝公書跋

松奉孀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携家上政和，寓壟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攜家下南劍，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隘，駭駭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劍甚急。又匆匆自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般家深遯，是日卽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遁處。賊在延平爲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他人爲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

▶ 朱松：1097~1143. 號는 韋齋. 朱熹의 부친.
祝確：字는 子正. 朱熹의 외조부.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甌寧土寇范汝爲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討。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淞¹⁾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遯，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爲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婺源先廬所在，寤²⁾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³⁾未晚也。【“孀子”：韋齋自謂母程氏。“五娘”：謂祝氏】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 熹謹書。

1) 江淞：定州本에는 [추가 ‘江淞’, 宋都.]가 있다 ; 《全書》 ‘江浙’

2) 寤：川谷本에는 [두주 ‘寤’, 唐本作‘興’, 一作‘夢’. 元本作‘車百’, 誤.]가 있다 ; 《全書》 ‘興’[교감기 ‘興’, 天順本作‘夢’.]

3) 歸：海州本·定州本 ‘後歸’

節要0424(1929) (續集29) (卷19:49左) (晦庵集續集 卷9)

答劉韜仲問目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絕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而會，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恐未然。

▶ 劉炳：字는 韜仲，號는 睦堂，悠然翁。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25(1930) (續集30) (卷19:50右) (晦庵集續集 卷10)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燾之姪.】¹⁾

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

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²⁾爲知止³⁾，意誠⁴⁾以下爲得所止。⁵⁾又《或問》以定靜安⁶⁾爲知之所以得之。故⁷⁾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

▶ 李孝述：字는 繼善.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 1) 燾之姪：海州本에는 없다.
- 2) 物格知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 3) 知止：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4) 意誠：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 5) 得所止：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 6) 定靜安：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⁸⁾。
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
可實之處。不知可否？

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
合也。⁹⁾

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
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爲心，理自爲理，不相贅屬。如
一¹⁰⁾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¹¹⁾，似爲
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
理爲吾心素有之物。¹²⁾ 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
不以既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
耶？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耶？

極是。

7) 知之所以得之故：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8) 定靜……之際：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9) 對同勘合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10) 一：《全書》‘二’[교감기 ‘二’，《正訛》改作‘一’.]

11) 心不相入：《全書》‘二不恨入’[교감기 ‘二’，《正訛》改作‘心’；‘恨’，《正訛》改作‘相’，天順本作‘根’.]

12) 心具……之物：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爲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間，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爲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¹³⁾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爲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爲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爲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爲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

13) 有攝主：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議親¹⁴⁾十年，展轉牽制，尙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淡素¹⁵⁾，不知可否？

先生批云：“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

14) 議親：定州本에는 [추가 ‘議親’之‘親’，去聲.]이 있다.

15) 淡素：[두주 ‘淡素’，唐本乙.]이 있고, 川谷本·全州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
《全書》‘素淡’

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朱子書節要 卷之二十 諸子目錄 【別集 時事出處帖】

〈劉共甫〉 見六卷。

〈彭子壽〉 見十七卷。

〈魏元履〉 見一卷。

〈向伯元〉 名湑，薌林先生 子謹之子，敏仲之裔。本開封人，寓居臨江。觀先生推敬如此，伯元之賢可知。又先生跋公遺戒云：“公少嘗受學於胡文定。”

〈林井伯〉 名成季，莆田人。見〈林貫之字序〉。

〈劉德修〉 見七卷。

〈李端甫〉

〈祝汝玉〉 《實紀》，“信安人。休寧縣令。先生爲公作〈道院記〉。”○又見〈求放心齋銘序〉。

〈劉公度〉 見十三卷。

〈蔡季通〉 見十卷。

〈劉智夫〉 名崇之，饒廷老姨母之子。按所與一書中，歷論湖湘一路守宰材品短長，疑公爲本路安撫使。

〈長兒〉 見十九卷。

〈林擇之〉 見九卷。

〈程允文〉 見八卷。

《彭子壽》 見十七卷。

《孫季和》 見十四卷。

《劉子澄》 見四卷。

《劉共甫》 見六卷。

《何叔京》 見八卷。

《汪時法》

《向伯元》 見本卷。

《林井伯》 見本卷。

《趙子欽》 見十五卷。

《方耕道》 見十一卷。

《鄭景明》 《實紀》，“名昭先，字景紹。閔縣人。進士，知樞兼參政。諡文靖。有《日湖集》。”○公字，兩書一作‘明’，一作‘紹’，未知孰是。

《朱魯叔》 見十一卷。

《劉德修》 見七卷。

《忠南上人》 南見《詩人玉屑·禪林》，其〈杏花雨〉一絕，見《聯珠詩格》。○‘忠’疑作‘志’爲是。

《崔嘉彥》 字子虛。成紀人。慷慨有奇志。嘗以策干趙相鼎，不果行遂去，絕迹廬山，修黃老術，居西原庵。先生作臥龍庵，相爲經紀。

〔林師魯〕 《實紀》，“號芸谷，古田人。”朱子所稱，見書中。

〔林熙之〕 《實紀》，“名大春，號槌齋。”○先生有送行詩。

〔林擇之〕 見九卷。

〔黃商伯〕 一卷作‘黃教授’。

〔楊伯起〕 南康人。師徐逸平。事見先生〈跋徐贈公詩〉。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¹⁶⁾·李深子〕 皆南康人，而葉·吳又見《實紀》。

16) 周得之：[두주 ‘周’, 亦見《實紀》.]가 있다.

節要0426(2001) (別集/時事出處帖01-1~2) (卷20:01右) (晦庵集別集卷1)

劉共甫【珙】

(別集/時事出處帖01-1)

二姦雖去，氣象全未廻。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爲爲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爲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二姦”：謂曾·龍。“邦彥”：陳良翰。“縷”：從心敬謹也。〕

(別集/時事出處帖01-2)

▶ 劉珙：1122~1178, 字는 共甫.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乃東歸。至櫛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尙未曾有，別去殊憫¹⁾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略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幸至²⁾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耶？³⁾此閭巷之人知之，不

1) 憫：[두주 ‘憫’, 今館本註, “疑當作‘憫’.”]이 있다.

2) 不幸至：《全書》‘不至至’。今按：郭齊·尹波編注，《朱熹文集編年評注》제12책(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에는 ‘不至’로 되어 있고, [교감기 底本‘於’上空一字, 宋閩本·宋單刊本同, 清康熙本有‘其’字.]가 있다. 교감기에 底本이라고 한 것은 《全書》에서 底本으로 삼은 것과 동일한, 四部叢刊에 영인 수록된 明 嘉靖11년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이다. 그렇다면 《全書》에서는 해당 교감 내용을 누락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 편지 말미에 붙어 있는 小註에는 관련 내용에 대한 退溪와 月川 趙穆의 견해가 기록되어 있다.

3) 某嘗……忿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待曾參·孝己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爲，其亦異乎吾所聞矣。⁴⁾ 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⁵⁾，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他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遺損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睹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旣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

4) 此間……聞矣：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5) 大根……上了：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誤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察！【“間而不然”：‘間’字疑誤。“不幸至於”：‘幸至’二字，元本作‘至□’。愚疑當作‘幸至’二字，上敬謂似當作‘至至’二字，未知孰是。】

節要0427(2002) (別集/時事出處帖02) (卷20:03左) (晦庵集別集 卷1)

彭子壽【龜年】

請違¹⁾後一兩日，卽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²⁾職未盡允，勢須更加³⁾控免耳。區區鳬鴈，不足爲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爲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德修”：劉光祖。“德夫”：吳獵。】

▶ 彭龜年：1142~1206. 字는 子壽.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違：《全書》‘諱’

2) 詞：[두주 ‘詞’恐當作‘辭’.]가 있다.

3) 加：[두주 ‘加’，唐本作‘力’.]이 있다；《全書》에는 [교감기 ‘加’，閩本作‘力’.]이 있다.

節要0428(2003) (別集/時事出處帖03) (卷20:04右) (晦庵集別集 卷1)

魏元履【揆之】 『○隆興二年十一月，金兵渡淮。言者論湯思退主和誤國竄永州。書所云古藤，指永州，而“小譴何益”，即其事。』

寇日深矣，爲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彼¹⁾之肉其足食乎？小譴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爲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²⁾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龜齡”：王十朋。“成都”：指汪應辰。“胡邦衡痛哭之書”：是年，因求言，胡上言和虜可痛哭者十事。』

▶魏揆之：1116~1173. 字는 元履·子實, 號는 艮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彼：《全書》‘□’

2) 甚：定州本에는 [추가 下‘甚’字, 音습.]이 있다.

節要0429(2004) (別集/時事出處帖04-1~2) (卷20:05右) (晦庵集別集卷1)

向伯元 〔涪. 薌林之子.〕

(別集/時事出處帖04-1)

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疏，果墮語穽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薦”：疑當作‘薦’。臺官謂之薦。“周南”：字南仲，見元集.〕

(別集/時事出處帖04-2)

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喫一呷¹⁾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

▶ 向伯元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呷 : 海州本에는 [추가 ‘呷흔머곰’]이 있다.

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楊丈”：疑指誠齋，“呬”：迄甲切，吸呬。』

節要0430(2005) (別集/時事出處帖05-1~2) (卷20:05左) (晦庵集別集卷1)

林井伯【成季】〔○慶元元年二月¹⁾，罷右丞相趙汝愚，十一月，謫死衡州。按《宋史》，汝愚以宗室居餘干。想其罷相後未謫前在家，故稱爲餘干耳。前註謂呂子約，誤。²⁾〕

(別集/時事出處帖05-1)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眞可以泣鬼神也！

(別集/時事出處帖05-2)

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³⁾ 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風波”：指論汝愚事。“子約一舉”：祖儉上書訟趙汝愚之忠，被謫。〕

▶ 林成季：字는 井伯. 林光朝(1114~1178)의 아들.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二月：定州本에는 없다.

2) 前註……約誤：定州本에는 없다.

3) 相看……憂愧：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431(2006) (別集/時事出處帖06-1~4) (卷20:06右) (晦庵集別集卷1)

劉德修【光祖】

(別集/時事出處帖06-1)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不暇交一語，至今爲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慄然，爲之汗下。蓋久矣莫有以此謦效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爲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莫¹⁾，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私爲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

▶ 劉德修：未詳~1208. 字는 仲洪, 號는 退軒.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莫：《全書》‘暮’

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²⁾【“跋”：疑‘竦’字。】

(別集/時事出處帖06-2)

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尙幸一見，雖不及歛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邇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³⁾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遁⁴⁾”之占，遂亟焚稿⁵⁾齟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

2) 跋：海州本에는 [소주 ‘跋’, 未詳.]이 있고, 定州本에는 [소주 疑作‘竦’.]이 있다 ; 《全書》‘跋’[교감기 ‘跋’, 原作‘跋’, 據閩本改.]

3) 痊發：[두주 ‘痊’, 按唐本, 作‘婁’.]가 있다 ; 《全書》에는 [교감기 ‘痊’, 天順本作‘婁’, 《記疑》云, “此字疑‘旋’之訛.”]가 있다.

4) 遁：定州本·《全書》‘遯’

5) 稿：定州本에는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二十

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東溪先生”：名伯熊，德修族父兄也。“痊發”：‘痊’當誤。』

(別集/時事出處帖06-3)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爲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尙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度正，字“周卿。”』

(別集/時事出處帖06-4)

平父比亦得書，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爲言，而未有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節要0432(2007) (別集/時事出處帖07) (卷20:08右) (晦庵集別集 卷2)

李端甫

聞小多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小多”：疑侍御史吳獵也。“零陵”：卽趙汝愚.』

▶ 李端甫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33(2008) (別集/時事出處帖08) (卷20:08右) (晦庵集別集 卷2)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尙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游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¹⁾巍然當坐，豈□²⁾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唐本，‘坐’下有‘者’字。〕

▶ 祝禹圭：字는 汝玉.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彼：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2) 豈□：[두주 ‘豈□’, 考唐本, 作‘者豈’.]가 있다；《全書》‘者豈’

節要0434(2009) (別集/時事出處帖09) (卷20:08左) (晦庵集別集 卷2)

劉公度 〔孟容〕

承書，聞爲況之適，足以爲慰。¹⁾ 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爲佳。²⁾ 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爲誰氏？此尤不可不謹。

▶ 劉孟容：字는 公度.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慰：《全書》‘尉’

2) 患難……爲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35(2010) (別集/時事出處帖10) (卷20:09右) (晦庵集別集 卷2)

蔡季通 〔西山先生〕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劾之章又復不效，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卽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蔡元定：字는 季通, 號는 西山.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36(2011) (別集/時事出處帖11-1~4) (卷20:09右) (晦庵集別集卷2)

劉智夫【崇之】

(別集/時事出處帖11-1)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爲萬世之罪人矣。

(別集/時事出處帖11-2)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¹⁾ 〔寧宗初侂冑用事時，“詞”：當作‘辭’。〕²⁾

▶ 劉崇之：1154~1210年. 字는 智夫.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別集/時事出處帖11-3)

某中聞亦甚杌隉，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爲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

(別集/時事出處帖11-4)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閒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惟在此耳。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元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鉤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比也。

1) 但事……益耳：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2) 詞當作辭：定州本에는 없다.

節要0437(2012) (別集/時事出處帖12) (卷20:10左) (晦庵集別集 卷2)

與長兒書 〔塾〕

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爲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爲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眞試一過矣。¹⁾ 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爲稟看，能來卽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爲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爲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台越之事”：指劾唐仲友事。〕

▶ 朱塾：1153~1191. 字는 受之. 朱熹의 長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今日眞試一過矣：海州本에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38(2013) (別集/時事出處帖13) (卷20:11右) (晦庵集別集 卷2)

林擇之【用中】

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¹⁾不正，更事之多，愈見畏縮耳。

▶ 林用中：字는 擇之·敬仲。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本原：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39(2014)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1) (卷20:11右) (晦庵集別集
卷3)

程允夫【詢】 『○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1)

示喻爲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²⁾，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闕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爲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眞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尙何以爲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閒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使人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己³⁾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

▶ 程詢：1135~1196. 字는 允夫, 號는 克庵. 婺源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以下……來帖：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持己：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爲有以發於愚言矣。

節要0440(2015)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2-1~2) (卷20:12右)
(晦庵集別集 卷3)

程欽國【後更字允夫.】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2-1)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¹⁾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²⁾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

▶ 程欽國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講論經旨：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涵泳：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2-2)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個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³⁾，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⁴⁾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心⁵⁾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3) 鳶飛……潑地：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4) 須要……夫處：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5) 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41(2016)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3-1~2) (卷20:13右)
(晦庵集別集 卷3)

彭子壽【龜年】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3-1)

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謬。¹⁾若只如此終日馳驚，何緣見得事理分明？²⁾程夫子所謂³⁾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⁴⁾，正爲⁵⁾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

▶ 彭龜年：1142~1206. 字는 子壽.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 1) 謬：《全書》‘□’[교감기 空缺處, 康熙本作‘錯’.]
- 2) 緣此……分明：定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 3) 所謂：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 4) 學莫……敬者：定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 5) 爲：定州本 ‘謂’

見矣。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3-2)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

節要0442(2017)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4-1~3) (卷20:14右)
(晦庵集別集 卷3)

孫季和【應時】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4-1)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卽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爲幸。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4-2)

來喻諄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¹⁾守²⁾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²⁾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

▶ 孫應時：1154~1206. 字는 季和, 號는 燭湖.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持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講學：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³⁾!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4-3)

紙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⁴⁾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嬾⁵⁾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徧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3) 卒究……幸甚：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4) 自己分上功夫：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5) 嬾：定州本 ‘懶’

節要0443(2018)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5-1~4) (卷20:14左)
(晦庵集別集 卷3)

劉子澄【清之】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5-1)

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爲慰。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¹⁾，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爲莫大之幸；萬一未卽聽從，亦足以爲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他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爲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

▶ 劉清之：1134~1190. 字는 子澄, 號는 靜春.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大體切於上心者：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5-2)

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卽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彼中交游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澗東²⁾知名士，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荊州”：敬夫。“韜仲”：劉炳。“晦伯”：劉燾。“景陽”：許子春。〕

2) 澗東：《全書》‘浙東’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5-3)

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轡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頽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眞。”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5-4)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爲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以³⁾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功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3) 以：定州本‘似’

節要0444(2019)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6) (卷20:17右) (晦庵集別集
卷4)

劉共甫 〔珙〕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尙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覷，有所竊議。此爲增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區區過計，以爲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爲心，勿爲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¹⁾與爲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

▶ 劉珙：1122~1178. 字는 共甫. 劉韜의 손자.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之助：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²⁾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³⁾方作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⁴⁾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荊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

2) 謂：《全書》‘□’[교감기 空缺處, 萬曆本作‘謂’.]

3) 無復……難矣：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4) 寡欲養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45(2020)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7) (卷20:18右) (晦庵集別集
卷4)

何叔京【鎬】

持敬之說¹⁾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何鎬：1128~1175. 字는 叔京, 號는 臺溪.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之說：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46(2021)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8) (卷20:19右) (晦庵集別集
卷4)

汪時法【大度】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子約此行，無愧巨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 汪大度：字는 時法，號는 獨善. 金華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47(2022)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9-1~4) (卷20:19右)
(晦庵集別集 卷4)

向伯元【涪】 『○薌林居士 子諲之子』 1)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9-1)

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爲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也。2)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9-2)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浸墮3)，深以自歎。然閒4)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

▶ 向涪：字는 伯元, 向子諲(1085~1152)의 아들.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4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薌林……之子：海州本에는 없다.

2) 但時……人也：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3) 墮：《全書》‘墮’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9-3)

周公去相，尙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⁵⁾去，恨其不勇爲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爲者？去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09-4)

子澄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爲恨恨耳。〔“恨恨”：當作‘恨恨’。見項平父書末。〕

4) 問：定州本‘問’

5) 蚤：海州本・定州本‘早’

節要0448(2023)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0-1~3) (卷20:20左)
(晦庵集別集 卷4)

林井伯【成季】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0-1)

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¹⁾ 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爲轉求也，千萬見亮爲幸。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0-2)

閒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²⁾ 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今幸且

▶林成季：字는 井伯. 蒲田人.

[編輯考] 같은 이름으로 3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某平……等書：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 風波……泊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輓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爲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翻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輓”：戶困反，車穀齊等貌。』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0-3)

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携³⁾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鄭公”：疑伯熊。“免思”：‘思’字恐誤。』

3) 携：《全書》‘攜’

節要0449(2024)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1) (卷20:21右) (晦庵集別集
卷4)

趙子欽【彦肅】

友人林井伯，艾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王，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艾軒”：即光朝。』

▶ 趙彦肅：字는 子欽, 號는 復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50(2025)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2) (卷20:21左) (晦庵集別集
卷5)

方耕道¹⁾【未】

寇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羈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況恩旣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須他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云：“吾不爲他學，但²⁾自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爲怪也。【“彭中丞”：思永.】

▶ 方未：字는 耕道, 號는 困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方耕道：《全書》‘方畊道’

2) 吾不爲他學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二十

節要0451(2026)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3-1~2) (卷20:22右)
(晦庵集別集 卷5)

鄭景明【昭先】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3-1)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¹⁾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3-2)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爲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爲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爲子厚計也。〔詩人黃銖，字子厚。〕

▶ 鄭昭先：1158~1225. 字는 景紹·景明, 號는 日湖.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2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然且……見矣：海州本에는 방점 및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52(2027)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4) (卷20:22左) (晦庵集別集
卷5)

朱魯叔

向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未說
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胸，亦須有得力處
也。

▶朱魯叔：字는 魯叔, 이름은 未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朱子書節要 卷之二十

節要0453(2028)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5-1~2) (卷20:23右)
(晦庵集別集 卷5)

劉德修【光祖】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5-1)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子之言也。¹⁾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5-2)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縈綰，豈勝感歎。恨坐遠，不得歛承餘論，而遽爲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早卽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勤誨答也。

► 劉德修：未詳~1208. 字는 仲洪, 號는 退軒.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士不……言也：定州本에는 방점이 있다.

節要0454(2029)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6) (卷20:23左) (晦庵集別集卷5)

忠南上人¹⁾ 『‘忠’當作‘志’。』

天台之勝，夙所願游，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臥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爲念也。《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笋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²⁾，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두주 ‘忠’, 唐本亦作‘志’.]가 있다 ; 《全書》 ‘志南上人’

2) 餅 : 《全書》 ‘餅’

節要0455(2030)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7) (卷20:23左) (晦庵集別集卷5)

西原崔嘉彦 〔嘉彦，見〈臥龍庵記〉。乃山中道人主營庵屋者也.〕

昨日裴¹⁾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²⁾，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³⁾ 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深⁴⁾媿仰勤神用，方丈牕⁵⁾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⁶⁾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斷，尤珍感也。臥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引領雲山，第增媿仰。〔“□”：或‘惠’字缺.〕

▶崔嘉彦：1111~1191. 字는 希範, 號는 紫虛真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裴：海州本·定州本 ‘徘徊’.

2) 莫：海州本·定州本 ‘暮’

3) 殊悵想也：《全書》 ‘□張想也’[교감기 空缺處, 康熙本作‘殊’；‘張’，四庫全書本作‘悵’.]

4) 深：《全書》 ‘□’

5) 牕：定州本 ‘窓’；《全書》 ‘牕’

6) □：《全書》에는 [교감기 空缺處, 萬曆本作‘惠’，同治本作‘寄’.]가 있다.

節要0456(2031)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8) (卷20:24右) (晦庵集別集卷5)

林師魯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孤陋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鼎山 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¹⁾，以訪先君子之舊遊，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講學爲事，怪其溫厚警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厚。雖

▶林師魯：號는 芸谷.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問：定州本 ‘問’

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捐惠²⁾長牋，副以筭目，情義周渥，足以見不忘舊故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尙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

2) 捐害：海州本‘損害’

節要0457(2032)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19) (卷20:25左) (晦庵集別集
卷5)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款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疏，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既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¹⁾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²⁾說，大概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徠³⁾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聞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久之自然當處見得⁴⁾，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徠”：恐‘作’字。』

▶ 林大春：字는 熙之，號는 槩齋.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憂：定州本 ‘愛’

2) 仁：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3) 徠：《全書》 ‘作’

4) 莫若……見得：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節要0458(2033)(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16)(卷20:26右)(晦庵集別集 卷6)

林擇之【用中】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

某侍旁粗安。早稻既登，民饑亦少瘳矣。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¹⁾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²⁾耳。³⁾不知賢者以爲如何？其他不能徧論，以去人立索書，不能子細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2)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而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昏期在歲裏，想慰老人之意。又聞葺居奉祀，并講盛禮，想營

▶ 林用中：字는 擇之·敬仲，號는 東屏·草堂。

[編輯考] 같은 제목으로 16통의 편지가 실려 있다.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浩然：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 了：定州本 ‘子’

3) 餒則……了耳：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助爲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之也。聞欲來延平別石丈，能與擴之乘興一來，相聚數日否？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亦快事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3)

某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不鄙棄，責以講習，忽忽⁴⁾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來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來書所論數條，有未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概氣象有粗疏處，不知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⁵⁾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尙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此耳。

4) 忽忽：《全書》‘忽忽’

5) 近覺……爲計：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4)

來此間，非闕⁶⁾案牘⁷⁾卽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爲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時，先生在南康。〕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5)

某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紙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望速垂報也。見喻太着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浮泛無根⁸⁾，不如腳踏實地爲有進步處耳。知與諸賢遊從，日有直諒多聞之益，甚善甚善。數詩皆佳，率易和去，不成言語，勿示人也。伯山質實，可愛

6) 闕：《全書》‘□’[空缺處，萬曆本作‘苦’.]

7) 牘：定州本·《全書》‘牘’，今按：‘牘’이 옳은 듯하다.

8) 與其浮泛無根：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敬，但亦染禪學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劍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欲檢稿本再錄去，又思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已甚悉而不能迴，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許多詖淫邪遁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⁹⁾今只管狐疑¹⁰⁾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飾其說，何不將他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何，而直爲此僂僂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則朋友之職¹¹⁾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處尚多，向見汪書，甚珍祕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滄殺，則更無超脫處矣。不知世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¹²⁾做工夫？而收拾此等以爲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傳【卽呂原明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與明道·橫渠·李公

9) 却就……鼻也：海州本에는 망점이 없다.

10) 疑：《全書》‘惑’

11) 職：定州本‘識’

12) 面：定州本‘而’

擇·孫莘老遊，所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 修顯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項掾¹³⁾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頹波之中救得一個半個，亦非細事也。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任丈之甥】，氣質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略勸之，聞今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與深卿書”：〈答李深卿泳書〉見前，“發明義理”：當是呂氏先世所著書名，“汪”：尚書應辰，“淦”：‘淹’通，沒也。音庵。“項掾”：疑平父。〕

深卿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泛滄洲”，此兩句便是個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肓，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質若無這個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6)

深父遂死客中，深爲悲歎。其弟已爲了後事過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向來府中之餽，自正月以來辭之

13) 掾：定州本‘椽’

矣。】百事節省，尙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并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處，煩爲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及錄去。其大概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此間朋友亦無甚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¹⁴⁾也。向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爲不然，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比亦出手”：‘比’恐當作‘此’。〕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7)

近與伯恭往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錄寄，俟後便也。

14) □：《全書》에는 없다.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8)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擴之亦來，得數日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幾小補於世，不爲天地間一蠹物者。而理義未精，自力不足，爲之奈何¹⁵⁾！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9)

辱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爲慰。是日偶與元履及諸朋友在蘆峯¹⁶⁾新庵，共增懷想也。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款，只是舊時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蘆峯新庵”：卽晦庵。〕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0)

15) 理義……奈何：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있다.

16) 蘆峯：《全書》‘鐘峰’

某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殊¹⁷⁾不長進，而遠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所造詣者。歲月如流，良可憂懼耳。擇_之日下¹⁸⁾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否？他人固難語此，而於擇_之猶不能無遺恨，不知擇_之又自以爲如何也。二余在此日久，占_之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須爲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_之不及別書，相見煩致意，擴_之亦然。得婺州報，云薛士龍物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1)

某哀苦之悰，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事歸，旬日間復來，

17) 殊：《全書》‘□’[교감기 空缺處，萬曆本作‘既’.]

18) 日下：定州本에는 [추가 ‘日下’，猶日來也.]가 있다.

便爲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衆我寡，難支撐耳。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2)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久，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擇之所造想日深，累¹⁹⁾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3)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伯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謾錄去一觀。拙齋·深卿近有何議論？某向答深卿書，渠以爲如何？前日方答此書了，李伯間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去，遂肯盡棄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反者亦可憐矣。近何叔京過此，少留未

19) 累：《全書》‘纍’

去。伯間·季通皆來集，講論甚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²⁰⁾，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爲恨耳。〔“拙齋”：林少穎號。“伯間”：李宗思字。‘間’或作‘諫’，未詳孰是。〕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4)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²¹⁾，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累²²⁾書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念也。某不敢受俸，乃以無太府曆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爲高。而時俗已不相察，況其大者？可歎可歎！游山開正卽行，承有偕行之意，甚善。但恐來已不相及。然某過衢信，到婺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耳。欽夫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群小屢有敗露，上意必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龔實之入參，時事似欲小

20) 滿腔……之心：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1) 立身行道：海州本에는 백권이 없다.

22) 累：《全書》‘纍’

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鑒》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大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蓋心力不強，其間稍似間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耳。〔“龔實之”：茂良.〕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5)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²³⁾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當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0-16)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舞雩”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宅²⁴⁾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關自²⁵⁾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

23) 屏跡……往來：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24) 宅：《全書》‘寄’[교감기 ‘寄’，原作‘宅’，據《正訛》改.]

25) 自：《全書》에는 [교감기 ‘自’，四庫全書本作‘目’.]이 있다.

篇中一“我”字生出.²⁶⁾ 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
觸處作災怪也. [“福公”：陳俊卿. “宅”：當作‘托’. “關”：疑誤.]

26) 出：《全書》에는 뒤에 ‘□’가 있고, [교감기 空缺處, 四庫全書本作‘來’.]가 있다.

節要0459(2034)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1) (卷20:35右) (晦庵集別集
卷6)

黃商伯

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卽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

某竟以無狀自致人言，上累師傅，下及朋友，愧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輩爭是非，較曲直也！

▶ 黃灝：1130~1200. 字는 商伯·景夷, 號는 西坡. 南康 都昌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節要0460(2035)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2) (卷20:35左) (晦庵集別集卷6)

楊伯起

白鹿舊遊恍¹⁾然夢寐，但聞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莎素墨，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說《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謬說不足觀，然²⁾欲觀之，須破開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

▶ 楊伯起：南康人。徐逸平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恍：定州本 ‘忼’

2) 然：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

節要0461(2036) (別集/講學及雜往來帖23) (卷20:35左) (晦庵集別集卷6)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廷彥爲況如何？聞永卿諸公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眞未易得，令人悵然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¹⁾某形象置之其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而諸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之所望也。幸以此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李賓客”：渤也。“九經”：疑渤兄涉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朱熹의 門人

[編輯考] 海州本·定州本에는 권15에 실려 있다.

1) 畫：《全書》‘畫’

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己省察，亦當自見大體意味，其間曲折却續求之未晚也。²⁾

唐卿比來爲況如何？書來，不及菖蒲平安之報，何邪？

《啓蒙》近復修改一兩處未畢，俟印得卽奉寄。《易》之象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曉，反遂詆以爲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2) 亦當……晚也：海州本에는 방점이 없다.